



昭義新編
義

卷五

リ 6
4075
2



978
4075
5-2

昭義新編卷之三目錄

再入遼東約定義諦

答李大而書

答崔勉菴書

答宋子明書

答申彥明書

與李長津書

答俞景章書

答趙殷卿書

答閔龍鎬書

內篇



答崔性佐書

答李胤臯書

答李萬汝書

與元致和書

答俞景善書

答尹敬理書

送邊節谷歸國序

書贈吳士元

書贈洪汝質汝方兄弟

答洪元方書

答王原初書

書贈平山五友

與李文仲別紙

與族叔恒窩別紙

答元致和書

答趙錫一書

答劉善直書

書贈季君汕叟

書贈金汝中

書贈崔敬文

書贈金尚五

昭義新編卷之三

再入遼東約定義諦

戊戌四月

萬古華夏一脉墜盡之餘千幸萬苦准保其典型以待來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日愈於已以此為固守心法竊附昔日九門傳授忍痛舍寃迫不得已八字之意也

答李大而

光緒○戊戌五月二十八日

負不可再誤鄭重之教意愧懼為深然自有商量準據者此地固陋也今中外便是一般形便而衣髮在國不可保在此有可保之理且在此都無相關於其政令并無受屢徵賦之事則實彼彼我我而少無失身之嫌且將守華制



作逸民於天地間天地看作天地之天地而居焉擇其可
居宜莫如堯舜文武之舊域也且况昔吾夫子欲居九夷
此地未必加陋於九夷今時不可比論於東周則恐無甚
疑於其居於是遠近士友知與不知多以再去爲勸所以
有違於教意也幸更加思量而垂誨焉所示漢武雪平城
之耻云云此在 皇明後孫則固當以百世之讎視之今
吾輩以 皇朝屋社數百年之後海外一儒生爲有漢武
雪耻之義則豈非時地不相當耶彼若用夏變夷則用篡
奪繼世不復讎之之義此前輩之論故鄙前書所論在今
日則華夷之分爲重者以此也設使今有義人起而討彼
則當以復讎爲名耶以攘夷爲名耶 明太祖生中國地
去宋朝不百年其先爲宋臣民而其義起也未聞以復讎
爲名也

答崔勉庵 益鉉書

今日世禍尚忍言哉四千年唐虞禮樂二千年孔孟道學
五百年 祖宗典型亘天亘地之綱常有祖有父之體髮
一時見絕矣吾儕師我華翁略有聞於尊攘大義迨丙子
歲台執事持斧伏闕同門五十人抱䟽叫闕履霜之初已
有如是迫切不得已者當此坤極冰堅之時曷以爲心哉
麟錫之無狀不量分度力妄有事焉其釋襄從戎爲因衆

士友權輕重而勸者然頓絕人理罔極穹壤徒取狼狽有
負家國實狀如此而台教反有以獎與之過而其勉勵於
前頭者重竊不勝愧懼之至麟錫之還家非關承 召只
爲伸私而目見時事益罔極且入疆初有國不復舊終客
遼東之語故遂卽起身起身之際不可漠然無言故爲說
所以然於前使臣徐金二人使之聞時輩其中力言所稱
位號之不可蓋以皇帝者本是統中國之大而作禮義之
主也我國能盡驅夷獸光復舊日之華制旣屬偏邦則不
副其實其與蜀漢東晉之正統所在有不同矣天下不可
無帝又不可以夷虜爲帝則只得謹守華法以帝 先王

先祖所帝之 皇明爲待天下真主之作而已若遽自稱
帝早晚中國有能一統而帝者處之當如何將以僭僞待
之乎於理不穩當將以臣禮事之乎於事有顛倒此其有
不可苟焉者明矣况以逆孝之取夷獸醜法盡污華夏義
制者謂之更張改觀擬之周邦新命而及其稱說位號至
尊之意乃援土俄德奧諸夷而比并之其爲誣君辱國果
何如若其紀綱形勢之萬不成說夫人能知而是關大義
之最者不得不明之也麟錫有疏不從開化法而書主上
殿下獻疏者以違格而改以皇帝陛下故不能泯默而有
此說也台意於此以爲如何及再到遼又量時度勢顧與

李友敬器及多少同伴爲定義諦準保華夏典型於千辛萬苦之中雖加一日愈於已云爾矣麟錫閩台執事昔在變初爲會哭文廟之舉及亂賊輩矯下宣諭義兵之命有峻絕之語與平日秉執之大一串貫來爲一世稱道區區不勝欽服且承深憂時象益急正要得正而斃以求一二於無狀益見盛德之大愚陋何敢焉然嘗念之當此萬古華脉墜盡之地哀痛迫切用心宜無所不用其極今日之事不問在國去國只當千百計策必守衣髮必保華脉艱彼強此以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爲主用盡誠力至無可奈何然後得以致命遂志則有體天地之情不違聖賢之心而於得正而斃者亦庶幾焉已矣國變聞益罔極至有埋炮進毒之境賤身萬里莫任痛哭况台宰列忠義見聞迫近想當如何

答宋子明 尙書

致書相問自言所執則曰華夷之分人歎之判未嘗不聞其尊攘扶抑之爲大義也噫使國中千萬人皆如座下者豈復患今日之事千萬人中座下如此者豈非讀書之效歟然讀書者奚獨座下是有其故蓋我華西先生德學貫天人通神明審機察影早有莘有之憂終謂不可使夷狄任其亂華夏之道使淫邪任其害聖賢之教爰以尊攘衛

斥為已任明目張膽苦心血誠遂於一天之下萬古之終
做承三聖一治之功此非獨門下之私議舉國之公論為
然也泛聞其風者宜亦有異焉况以朴雲菴先生崔固菴
丈人為士友淵源於是而私淑者耶若是乎淵源士友之
不得不正也宜乎座下特異於人其心有曰吾既承聖賢
師友而為儒不可作夷狄吾既自祖先父母而為人不可
作禽獸况此公天下之正理不可用私意固互况此巨萬
古之大義不可計利害彷徨固互彷徨於此非儒而夷非
人而數也非獨座下之心為然貴鄉諸斯文旋力送座下
者皆是心也麟錫雖愚昧不能不感激也

答申彥明書

赫熙○戊戌六月

承問向日入疆時自 上有必用之意再三 命召承命
與否此未有事而只論其理然此事吾既以為國復讎保
華起身而舉事與隱伏草莽者事形自異若 君上有必
為之誠得必為之勢在 我有可為之才得可為之機有如
孝廟君臣地則何待再三一命可往矣於是四者闕其一
奚特再三雖百召千命不可往矣若如賢論有召之之誠
而無用之之實事未成而徒累其身及磨之有磷涅之有
緇云爾則初豈舉論哉且為麟錫不願高可為天民下可
為社稷臣願為孔子仕止久速時中之善此因呈同志書

有以類方之若伊尹之任邊云云而有是教然向來云云
言所為之跡有如任邊耳非謂必如伊尹之任而期終任
事乃已也今日形優孔子尚矣雖伊尹在者其可達可行
乎非特伊尹雖有安社稷臣者其可得安乎設以今有可
為之勢而論之則萬古華脉絕不絕之機重於一時天下
之治不治急於一國社稷之安不安有為伊尹之事何可
謂未盡雖有為社稷臣者亦豈可少之哉此則坐談龍肉
之美又可嘆且笑也若孔子仕止久速之道何可論說於
吾輩事姑欲以面前道理商量做去則今到此後觀時度
勢有所定義諦曰萬古華夏一脉墜盡之餘萬辛千苦準
保其典型以待來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日猶愈於已其如
斯而已矣然又不知明日時勢有如何也

與李長津

文欽書

向日同義千百人追後

聞

始終一心蓋或鮮矣惟令公則

一切守正確然不動禮義東國縉紳大夫中豈有其二耶
聞於鄭壽鳳令公傷心懷慟至成病火不能抑已憂國忠
義安得不然然事之無可奈何處只得順理處變而已望
須寬心焉令公一身今日不得不自愛自重也又聞恒賜
記念深以路遠不得訪見為歎極感用情之迥常也麟錫
與實谷諸友約定義諦準保華夏典型蓋初與令公以復

讎保華舉義既不能復讎又不能保華於一國則於此爲守典型之計自以爲斷不可已而竊願得如令公守正知己者同其事而賴其爲力不審令公可許之否

答俞景章

致憲書

請援說旣屬先天何復舉論然其暫時擬議者義理事勢俱不宜見清主稱臣乞哀只當動得華夏古族有權力識道理而痛我國事者爲之計而已豈有爲父之嫌因華族而爲計則雖用彼兵與武王之用羌髡形勢固有不同而其無害於義理一也所以向於同志書有羌髡說也然雖因華族其事勢必有不諧不惟不諧亦將有未妥事勢未

妥則亦終有傷於義理者乃所以卽自破計也謂終客遼東之說有隱避韜晦前後兩截者客遼亦用古套語而已且爲客亦多般而不以一槩論也若討賊復讎必爲乃已豈無其心亦看勢力如何耳大禹之治水成功孔明之鞠躬至死亦各有所乘之勢也且其所事只有一路也區區所事自有數件隨勢爲之而已

答趙殿卿

致善書

麟錫之無似當初以扶國保華之心舉事事敗而懷慟欲圖再舉其心豈容自己惟觀勢措事隨時處義自是道理豈可舍道理而自任其心且有道理然後有事功方是真事

功豈宜耻事功未成而不顧道理而為之使事成不成間
只皆自取其耻唐虞事業亦曰如浮雲今為天下欲存唐
虞餘脉而却於自身敗了道理如何其可乎今方見得此
意分明來教亦然既感之有深又自信之有篤也

答閔士人

龍鑄書

往事死不忘慟恨彼此一般盖道之大否國之大禍斯人
之大厄如何可言而吾輩仗大義起無成有敗自知罪之
莫大綱常禮義中華之以傳 祖宗之以守國之所以為
國人之所以為人彼么麼幾箇亂賊引結禽獸不若之夷
狄構成大禍而毀滅之彼亦教化中生育 君父之臣子

而乃忍為此特舉朝一國任他亂賊構成大禍大禍之後
不復痛迫懲創以有變動而因仍其禍之流滔滔胥溺其
亦甚矣國有同休戚之臣豈不傷國之亡而欲其保哉但
不知保國之所以為國乃為保國耳辱 君弑 妃而綱
常絕夷邦歟人而禮義滅綱常絕禮義滅則天道斃敗而
無可憑恃人心乖亂而無可收拾不此之恤而欲保國理
之所無也國與為夷而存寧為華而亡人與為獸而生寧
為人而死况為夷歟而又必死亡又况死亡之且必速乎
且國之存亡在乎人之有存亡而政之為舉息廢綱常禮
義之道行夷狄禽獸之法欲得人為政所得者非為政之

人而必皆敗政之人聚敗政之人而欲存國亦理之所無也且也國本惟民民命惟財財聚則民散民散則國亡敗政之人聚而所務者財用務財用則國無如之何矣故使醜夷白卓觀爲財政則猶能節用民得其惠本國之臣爲財政則乃務培克而民受其困於是一國民心雖慟國變爲夷而又恟國復舊政復舊政豈非民之所欲特懼其復舊政者非復綱常禮義之舊而但復務財用之政也使民心至於如此國可爲國乎嗚呼慟矣 國事罔極不忍言也惟有義兵知慟綱常禮義之滅絕而國夷而人歎而有萬不得已之舉蓋今日 國變不得不曰萬古所無之大

變而其義舉也未嘗不爲萬古所無之大義也舉萬古所無之大義而亂賊有力舉朝無助且各誠意力量未逮不得伸此大義使亂賊夷狄依舊橫恣而 國事如彼罔極亦天下之大恨而生不如死也然既舉萬古所無之大義雖不得有伸於國與天下而卽於其身宜無有變以缺所以爲大義者惟此一生忍痛舍寃積誠勵志終有其力可振綱常禮義於一國則振之無其力則以一身而守之必有終蓋 先王培養之澤不敢負也父祖正大之業不敢忘也聖賢訓戒之至不敢棄也皇天畀付之實不敢慢也而身亦不可以不自顧而自重也此意欲奉質於國內同

舉義之君子而因以請教焉今於座下而先之惟座下垂
察焉

答崔性佐

在道書

有所謂講和以來幾年尙有爲踴踏唾罵者自泳孝自倭
來造亂反為輻湊經削禍惹撓後百甚莫可遏禦揆以人
情事理豈宜如此是蓋禮義廉耻都喪一切循利幾年開
化勢未固後見其勢漸固乃如此身雖亂賊夷毆之為歸
而不復知耻惡顧又皆以所愛子年幼材美者削髮毀服
為禽獸樣而作禽獸學徒使終為泳孝吉濬乃已以父於
子何忍為此子路使子羔為宰孔子責賊夫人子雖以我

國數十年前風俗父為幼子求官士大夫甚耻之其時官
甚榮義而猶如此前後一般人心罔極乃爾孰使之然也
時輩所謂天運者耶稱號一款謂名號既定苟其不正宜
陳其所以不正之實與夫稱此之為慢稱彼之為敬明吾
所以不從若去頭絕尾冒稱已棄之名而新定號若全不
知殊沒體面麟錫作疏是在泳孝所定大君主稱號時泳
孝所定為辱莫甚則不必言其不從故不言且以儒為名
者之不稱辱號人皆知其必然 上意亦如此故召還
恩諭之制進有 教曰建陽年號無碍於儒者之眼乎益
知其不必言矣若改定皇帝位號雖仍泳孝所為而加飾

之既曰百官所請自 上許之則恐當如所教矣

答李胤臯

鳴九書 戊戌七月十日

來書言人心之陷溺日異時不同此固已知矣亦將如之何哉昔者禍未甚而有為歟之漸人猶思自判焉今也禍極於為歟乃爭投而混之昔者雖凡庸人猶或保人心今也雖自好者舉甘心於化歟設不甘心絕無驚恠之意於是昔之稍欲為人者今焉純乎為歟而不辭也純乎為歟而不辭何謂也四千年華夏制度何等至重而曰寧可棄也二千年孔孟學術何等至重而曰寧可棄也五百年祖宗典型何等至重而曰寧可棄也綱常叙秩之至重而

曰寧可棄也禮義廉耻之至重而曰寧可棄也而曰辱君弑妃夷國歟人之亂賊夷狄不可不與也曰亂賊所行之規例夷狄所制之官職不可不遵也曰顧問醜奴所給之祿不可不食也曰百種醜夷惡獸之形與聲不可不學也曰士大夫佳子弟尤不可不為也曰父不可不勉其子兄不可不勉其弟也噫生禮義之邦為禮義之人讀先聖之書服先正之教蒙先王之澤承先祖之業而乃至此極耶年五六十四五十者目見昔日禮義之俗耳聞昔日禮義之風中心尚或記昔是而今非昔好而今否年幼者見今日亂賊夷狄之事而已聞今日亂賊夷狄之說而已知

今是今好而不復聞昔之爲如何是爲如何好則慘矣乎
今後世事其可知也彼玉均泳孝弘集允中輩尙習父祖
教訓尙被國家恩澤交夷不幾年黨夷狄而禍宗社如
彼其容易也彼其年幼而早誤父兄所導素昧國家所重
埋頭夷狄沒身禽獸頂踵毛髮心跡表裏與之融化而數
又倍百此其所歸寧或有甚慟矣乎此後國事其可知也
士大夫能念國家思父祖懷禮義作道理心事正大議論
峻切以持一世縱不能掃除夷獸尙可以自守國其國而
人其人矣人能人國能國而知所以自守雖夷獸凶惡豈
敢妄加謾侮此理甚明奈何不知終使國爲夷而人爲獸
乎爲夷其終不亡爲獸其終不死乎國本曰人心人心陷
溺復何可望嗚呼痛矣不忍言也天其或者哀斯人而誘
其衷乎然舉世雖陷我獨不陷是宜自勉吾胤臯宜亦勉
之哉人情於惡事初也若驚又則恬然獨也趨趨有偕則
無難今彼之事耳濡目染衆奔羣趨吾非明心澄目不能
自拔然是不難知爲今人之所爲明是爲夷爲獸人不可
以爲獸而罪莫大於以人爲獸也豈可以衆爲而可贖其
爲獸之罪哉胤臯幸與同志共講此說也

答李萬汝

弼應書 戊戌閏三月

間去得闕里緇冠深衣大帶謁夫子之廟以文具其秉夫

子春秋尊華攘夷大義之有赫扶夫子繼往垂後大道之將墜而舉義不遂志之由告于前此時至誠精心鬼神可質而使天下後世之人足以灑淚不可謂不伸義矣亦展拜夫子及子思墓訪祀孫得其敬禮又展拜周公廟顏子廟並訪其祀孫因登杏壇而俯仰眺洙水泗水飲顏子瓢飲之井水古今亦復有此事耶生於東方有尊一人矣又聞橐中出吾從叔父所著三綱五常說諭同講諸子文付之夫子祀孫令滿座讀之動容嘆曰中國三百年不見有此文字又受夫子真像二本奉而歸來此事大好麟錫於此地既為久計則欲設一講堂奉夫子朱夫子我東宋子我華西重菴省齋二先生影幀以為依仰之地此豈非湊合得好神為之助耶

與元致和 答正書 戊戌七月

似聞基濂吾來此後上疏論罪自 上拒而不納 上意所在同心感激而彼也於昔之為復讎保華脉也率兵敗之於今之為去守華制也上疏沮之右夷讎華作渠能事然於彼何足言也

答俞景善 致慶書 戊戌十月

聞有所謂獨立協會效洋夷法亂賊成黨揚言他國多子弑父立而國治自是美事又有女人會言他國女亦榦外

事五百年禮義之邦三綱森然君父尊如天莫敢仰視婦人伏於夫不出閨不言外忽至此境而見聞之心愕氣塞只慟生之不辰而已

答尹敬理陽變書

吾道語其實體則亘天地雖萬倭洋豈能滅他語其時形則便已墜盡何能一髮之僅存固執堅守可恃者此而懼吾人之不能及天心悔禍可望者此而未知天竟如何然則今日不論在國去國將恐將懼惟我與爾而已也

送邊節谷錫玄歸國序

中國於宇內地形最大風水最好于以堯舜三代之帝王焉而禮樂文物作孔孟程朱之聖賢焉而道德學問著鬼乎天地之大煥乎日月之明忽地陸沉而斯道遂絕於中國地此何變也我國以箕聖遺邦

列聖作而羣賢興得華夏帝王聖賢之所以為道者而獨守之一天之下吁亦奇幸而乃有今日之禍斯道又見絕於我國此又何變之罔極也吾儕以區區書生不量分有舉事期扶國之所守事不成而至于此地又以為萬古華夏一脉墜盡之餘千辛萬苦準保其典型基來復而待天下之清吾又不知處變之為如何也蓋義大而事極艱於是後凋節谷桃津習齋慕陽忠齋寶谷以下諸士友共憂

艱大而務立根基也一日節谷辭而歸國麟錫曰吾子其將舍大義根基而去爲愛田園私妻子之事乎曰不然吾將歸而與數三士友別東裝而之中國也吾之之中國抑亦有事天下之厭夷陋久矣亂極思治亦理也中國之大庶或有英雄生於其間大其志意者吾將慤慤訪求爲說大義而助之因見天下之清不然於堯舜之古都孔孟之舊鄉吾覽取風土物情而占一區爲將就焉而以吾儕之所守與中華古族而共之深相講求開發識見以作終竟陽復之勢又不然則將結華人之識道理者說吾義大而事艱致使感動而愛護有以固吾之根基於斯三者必有一焉吾之計如何曰計善矣子行速矣曰善而速之而已乎可無一言之相戒歟麟錫拱手對曰士之立身做事業誠意德量志節而已無事不然而今吾子之之中國爲計也尤不可不勉於斯將爲天下莫大之事而辛苦萬端非有誠意而能之乎將交天下多般之人而甘酸不齊非有德量而能之乎事求成人求交而易涉苟且非有志節而能之乎况吾儕偏邦之人規模之大終有遜於中國中國之人生大邦而猶內懷三代所行之聞見交接之際苟不省勉恐使窺吾之淺濼蓋於此誠意德量志節三者思其大之而志節焉爲骨幹德量以包之誠意以貫之則何事

之有不濟請於是雖其已能而益加自勉亦以勉所與之
友終成大事而立大義使天下後世之人皆誦之曰東
國有節谷先生真正大君子也節谷曰諾吾將勉之遂書
其說而奉贈云

士書贈吳士元

黃泳○戊戌九月

今日吾儕之所為其可已乎所謂羣脉也者義黃堯舜文
武之帝王焉者也孔曾思孟程朱聖賢焉者也我列聖
王羣先正焉者也天地之為之心焉而斯人之為之命焉
者也是之絕之其可忍乎是之保之其可已乎吾友六七
人死於是吾師三先生主張於是念我師友其可已乎其

不可已則凡吾同志士友不問在國去國心於是而無他
焉而已矣噫今日之變不可不曰萬古天下莫大之變也
今日之義不可不曰萬古天下莫大之義也變雖莫大而
視父則心易解義雖莫大而事艱則心易沮此庸常人之
情也吾豈敢以庸常人之情自視而視忠齋誓死可以萬
古天下志節大丈夫相期也吾亦不敢不勉忠齋宜亦厚
自勉而又廣勉士友也哉

書贈洪汝質

德杓

汝方

直杓

兄弟

汝質汝方之大人正堂翁知我省齋先生承華西先生黜
已私奉帝衷尊中華攘夷狄之大命脉總業為天下大宗

師而師事尊信之矣汝質汝方追其遺志從事正學而知
華夷人獸之判既始終舉義事而又迭來同我于遼上死
生夷險視若平地蓋亦奉母夫人重命也汝質兄弟勉矣
哉噫國夷狄人禽獸勢將不免人鮮知其慟矣噫以吾國
而可夷以斯人而可歎使天下無華無人乎昔當北虜穢
夏之際時則有尤春諸先生三學士諸公明義著節得使
我東保其為華為人諸先生之功莫大矣爾其實君臣上
下一國公論隆赫尊信數百年而無異辭所以得有其功
也苟不尊信雖有諸先生而功豈成其大哉故論諸先生
之功者並知尊信之為成其功可也今也洋倭為禍益大

益慘有我華西以下諸先生主斥邪近日死節諸公為舉
義其心其功即與尤春三學士之為為一般而有光也然
而時人不惟不尊信乃非議之不暇是使其功不可有成
而天下為無華乃已古今不同胡若是哉由今之道而不
知反焉其將若之何哉嗚呼人可不知其慟耶使我正堂
翁而在者其慟當為一國先而九原不可作矣思其當先
慟而繼而知慟之終不可已吾深有望於汝質兄弟也

答洪元方

承義書

所大慰者其與士友合同守義不失所執不負所畀而苦
心血誠於衛道術扶陽脉之事也此其為心不亦善乎凡

百人心本有秉彝噫皆陷溺矣京鄉士大夫昔嘗曰吾禮義之邦士大夫也開口便說禮義道理洋夷之為禽獸亦皆知之亦皆言之曰國亡人死洋夷不可近也及倭為洋前乎來求和也則曰倭不可不和惟洋不可接也已而洋露頭則曰洋固不可不接也通商而已其俗不可染也已而曰延西師傳技術富國強兵不可不為也惟毀法服變國典不可為也已而毀服變典則曰服與國典尚輕可毀變也惟體髮至重綱常至大死不可毀滅毀滅則禽獸也及夫亂賊夷狄弑 妃辱 君以滅綱常削髮毀形化人為歎則恬不知恠者有之矣初若驚恠末乃尋常者滔滔也有倡義之徒為之復讎保形則不以為幸而非議之不暇削禍之將復起而為禽獸則不以憂之而若坐待倘來然人心陷溺至於此極吾不知其何故也吾友之為心豈非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耶乞更勉之

答王原初 性淳書 己亥六月

執事之謂天下之道其大莫尊攘若也者何謂也蓋可尊而不可以不尊者華也可攘而不可以不攘者夷也華也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下帝王承統之大孔子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以下聖賢淵源之正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五常三綱三百禮儀三千威儀之實禮樂刑政衣

冠文物之盛三墳五典四子六經之富之所存之謂也華之所以爲華者如是是可以不尊乎不尊則所存者亡而人類以滅天地以覆矣之華也亘天地貫古今而常尊者何用尊焉以有夷狄之有猶也不可以不尊也夷也者形人而行禽獸者夫是猶夏也不可以不攘也華之爲唐虞三代而極盛焉爲漢唐宋明而降殺焉而有屈伸於其間時則堯舜有蠻夷猾夏之戒商伐鬼方周征獫狁孔子明春秋之義朱子講修攘之事而在大明屋社神州陸沉之會則我 孝宗大王我宋文正先生同心戮力使華脉得存於東方是則古今華夷之不能無進退而始終尊攘之所以爲大也及今倭洋之禍瀕洞宇內而并及我東則吾華西重菴省齋三先師煞用心力而近有弒逆毀削之禍作而萬古以來人道華脉永亡焉則自 君上公卿以至士庶不計貴賤賢愚而不可以不各盡力於尊攘之義也執事之謂天下之道大莫尊攘若者非是之謂耶

書贈平山五友

李鍾夏禹鍾夏申赫
熙禹濟洪劉道植

吾友古浦李聖行治山禹季用白隅申彥明禹龜瑞劉聖源訪麟錫與習齋數千里遼上噫今日事何為而然也感歎之餘各道所見以相聞麟錫則以今恒言者而又不厭其煩也蓋天地間有一箇道是道也闢之為天地散之

爲人物變化之爲陰陽五行賦予之爲健順五常惟天地
而有華夏萬物而有人斯道於是乎專而全其理則然也
爲人於華夏地而有能專全斯道者曰聖神上古聖神繼
天立極內有叙秩命討至重之則外有冠裳文物極備之
制庠序學校之有明人倫禮樂刑政之有正風俗予以恭
已明德親九族正朝廷昭百姓和萬邦以至位天地而育
萬物曰唐曰虞曰夏曰殷曰周之際斯道之專全者極其
隆盛融融赫赫如春布德萬_和方暢如日中天九宇遍光華
得其所以爲華人得其所以爲人而華夏之爲至大人道
之爲至貴蓋如此矣降自周衰以下有漢唐宋明之迭治

中國而未純乎道孔孟程朱之相承斯文而不得於位斯
道專全之中道學政事分爲二歧固爲千載之所深歎然
其迭治也猶損益於二帝三王冠裳文物之制使斯民樂
有乎華夏典型其相承也乃專掌二帝三王叙秩命討之
則使天下得奠安使萬世開泰平則尚亦有羨矣自夫中
原之陸沉而道乃在於我國我國極備小也惟我列聖
王羣先正之上下有作上承箕聖敷教之氣脉內受皇明
創業之制度而至孝宗大王宋文正先生君臣際遇之
日則周禮在焉蓋道學政事庶幾_{三代}而有純乎漢唐之治
有續夫程朱之統斯道之專全者存乎斯而一天地之間

華於斯人於斯而已斯其尙幸矣夫何邊外夷狄之俗駸駸猾夏至於元清之穢天位而極焉異端淫邪之說紛紛害正至於陸王之晦聖學而極焉使道不容於中州之大而近日洋倭夷狄之降而爲禽獸者也淫邪之極而爲鬼魅者也亂賊爲之接引糾結弑妃辱君夷邦獸人使唐虞以下華夏正統一脉孔孟以下道學正統一脉爲之絕焉而斯道並不容於我國之小嗚呼爲斯人之徒者其將如之何哉然斯道也貫乎天地而天不違貫乎人物而物不離貫乎古今而恒不易浩浩而大滾滾而長天下吉凶常勝負而合乎道則吉反乎道則凶天下之動貞夫一

焉有如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是以自古是非淑慝公私邪正交爭勝負之際雖緣氣數常變人事窮通強弱進退之勢有若非天理之所當者然天無不定理無不正得失終判勝負永決萬億古今一轍以往况彼夷狄之爲禽獸淫邪之鬼魅者雖極騁恣肆醜其如堯舜孔孟華脉聖緒之至重至正者何淫淫霖雨而青天有闢烈烈涸寒而春風自至荀卿曰千秋必返古之當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我先師華西先生詩曰諸君莫憂虞太極無古今而省齋先生則有言曰斯文無終廢之理天在也須倫紀在斯其可恃歟斯其可恃也然則吾儕生禮義之邦蒙治教

之化服父師之訓誦聖賢之法目見萬古天地罔極之大
變先勤之至而守死舉義同心戮力保存之為事知有萬
古天地有定之常理後恃之深而在邦去國其耐辛苦來
復之有待其如斯已矣其以斯勗焉已矣嗚呼是可易與
人人言哉是可忍於人人不言哉嗚呼唏矣 永曆五已
亥孟秋十二日遼東客柳麟錫言

與李文仲別紙

自年前聞有言今日義舉權而不經非十分正當道理若
使省翁當之決不為流轉士友間便成一副當議論此恐
大害於義不可嫌事關自己而不明言之蓋今日之變四

千年華夏制度二千年聖門教學五百年 祖宗典型之

為絕固已多言矣且 君父受罔極之辱 國母被弑朝
廷既盡毀服削髮以及八路風急火烈不幾日八路之人
沒奈何盡為禽獸嗚呼一天之下獨為禮義之邦之人遭
見此禍何以為心其中士類名者自處宜不苟當不為歟
而有死而已死豈好事身固以死潔而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親戚士友億萬同胞皆不免國夷狄而人禽歟寧不痛
迫耶非歟則死非死則歟人皆知而惡之是以當時貴賤
賢愚萬則萬億則億皆曰義兵起義兵起曰我同之我同
之之勢之情不得不然矣蓋當是時處變有二事舉義而

救之避地而免之自靖而死之是三者皆合於道而無不可為者如三仁之殊其行而同歸仁也專以義兵言之公焉而天下國家為將免夷狄禽獸私焉而吾身為將免夷狄禽獸是則人人而有可為之義人人而有不可不為之勢且其義其勢坐而待亡孰如伐之固已萬口同然之一辭而為之而有或如意掃清亂賊夷狄奚啻大幸為之而苟救其急使華夏形影 祖宗型範得延幾年幾月身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親戚士友億萬同胞衣髮得保幾年幾月固亦有人心者之不可不為者也於是義兵有以痛於心迫於勢裁乎義而起焉起而不能掃清固天下之至

痛大恨顧使亂賊知戢戢削停勒有幾年幾月之得以延保是則有事賢於無事矣使若無事其境且如何思之毛骨俱竦心膽并寒矣為義兵者固自痛恨於未盡而大同人情宜其有幸於是也有不幸於是是亦拂人之性者也彼亂賊輩目之以匪徒逆黨而擊之逐之非之斥之期使不容而要遂奸謀者固不足誅也吾看始終大同人心方其禍之急也人皆曰義兵義兵而士類為甚及其義兵方起多幸其起而身不肯同是幸其免禍而懼其後受亂賊之害也及既因義兵免禍而又見義兵之敗也則須臾之間忘前之禍急忘免禍之為因何閑坐說話甚者曰義兵

便是匪徒逆黨以陰副亂賊之意不甚者曰匪徒逆黨之名寃矣士子之潔行非也其自謂為正論者曰是固義邊也氣節之謂也於儒者之道反矣儒者守分而已何可出位勞攘也於是數件說話與亂賊之非斥表裏和應而必使義兵至不見容於世其害義也正論者為甚不甚者次之甚者為不甚亂賊實無加損獨始終義義兵者民人之至愚神者士類之守天真者耳噫彼之為說話者抑何故也必是不識義理動於禍福者也必是陷溺久而盡奪其魄者也是末世人心喜相岐異自有斥而非議成習者也是將徒為亂賊夷狄之地揚大禍使肆然益起不為華

脉聖道國家人類之地抑大義使懲前不容莫敢復起而終使此世界為墨陷乃已也不然義賊交戰之際何所為而為是夫何人心之不正天理之不明至如是之極也惟吾同黨士友自吾華重省三先生憂道憂國苦心血誠於華不可為夷人不可為歎之義前後有事雖受人非斥而不之悔便成一大家計至今日大禍只要免夷歟而已要免夷歟則不得不為向所謂三事而揆以平常人情則不止潔一身而同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親戚士友億萬同胞得免夷歟宜其為至願然則義兵庶幾十分正當在所可為而不為不可為也若謂用權守經自有分數宜為儒者

之取舍則有不然者夫舉義與自靖固有經權之異而但經權之辨其說甚長漢儒所稱權變權術是害經者不足說惟吾儒所謂權是與經相濟權卽經經卽權而不可廢者元無分數之可言蓋經權平說則經可常而權不可常也可常者常守之而無弊不可常者用之不得其當則甚害然經恃其可常而守之膠固則有時而害道權謂不可常而禁其變通則亦必賊道如男女授受不親可常之經也嫂溺援之以手不可常之權也於此膠固不變通則豺狼也其賊道果何如也且經固可常而知守而守則有時而偏權固不可常而當用而用則得時之中如伯夷之諫可常之經也武王之伐不可常之權也於此可以說兩是之中猶有偏中之分也如今義兵事雖不類其用權則有近於是數者而其時義之急切有甚於是數者矣若以百世公眼而議之則舉義自靖盡合於道自靖固不宜歸之賊道而舉義亦有以待之不偏也然伯夷與箕子其守周臣僕之經一也論者偏伯夷而不偏箕子者伯夷扣馬而諫非之也箕子洪範以告許之也其以田間素踪爲國爲道出而擬龍戰之爲與武王以侯伯爲民起作虎變之大聖凡雖異爲權一也今守自靖之經而議義兵之權者不幸近於伯夷之偏而不得爲箕子之不偏也或曰權固

與經相濟實有非聖人不能用者權固非聖人不能用然
嘗聞之有聖人獨行之權有人人可行之權當今大禍人
人所遭而所謂亂賊人人得誅則今日之權乃人人可行
之權也人人可行而雖聖人亦不可不行也今舉世士類
人皆曰自靖是經吾為自靖而死人皆以死自靖不亦善
乎人皆以死則大禍前已無起後永不起矣然自靖而死言
易而行難一國之中豈少其人人皆如此亦或難信昔當
變初吾友安啓賢李輔卿曰自靖吾不能保其死寧舉義
為勢所迫而死時稱為名言果皆殉節而踐言又平山人
申宅熙吾友申彥明之弟也不以儒者自處當時勸士友

舉義士友多言自靖死此人大憤曰人皆曰自靖死自靖
死我則受削兩目見讀書人皆自靖而死以吾手埋葬然
後死吾恐舉世士類有或得罪於安李申也夫所貴乎自
靖者以其真箇識道理之為重而不以死生易其為夷歟
也真箇識道理之為重而不以死生易其為夷歟也則其
勢必起義兵亦必幸義兵義兵者其心固識道理之為重
而出而將扶持又欲與眾不以死生易其為夷歟者也彼
不關死生夷歟者亦何關於義兵然則自靖舉義只一箇
義理相為表裏者在所隨時有為易地然皆而歸潔其身而
已宜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顧皆抑義兵使不得容則

如此者雖曰自靖而吾不信其為真箇識道理之為重而不以死生易其為夷獸者也若夫謂省翁決不為尅不知其說也謂省翁之為與不為自有商量非後學所可知則可謂決不為則不可省翁固不為攬事作事事至則又不為苟避當日之事果非義而反道則決不為也苟義而合道則安保其決不為也謂省翁無大力量大仁心耶有大力量大仁心則昔湯武雖以臣伐君天與人則為之况當日之變天神震怒而億萬人心沸騰望有舉義其義又在為 國家報讎為天下保華脉者乎以為不當為而不為則無大仁心也以為不能為而不為則無大力量也何為自納吾師於敗闕也愚以為省翁為之仁德力量必有造化不止於是幾年幾月之延保設使止於是其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親戚士友億萬同胞肯其為存衣髮得保人形不忍其為毀服削髮作禽獸形則恐亦不以潔身為悅而不至決不為也且度省翁之心於當日之變必望其有起義既望其有起義則起義之後寧有贊揚之不暇必不有曰此非十分道理權而非經我決不為也大抵為是說所補何事抑不有害今夫抗亂賊者猶曰義徒義賊交戰之際不幸有時人數件說話足使一國眩亂是非所恃者吾黨而又自吾黨有所云云是非之眩亂者因益以牢定

蓋吾黨中人始焉自信因時人而自疑自疑者終至自非
外人則必曰彼中有云云是非之歸斯可決矣噫尊攘之
義此世上惟華門自任人亦曰華門至于今日亂賊所惡
者華門所憚者華門故當變之日恒窩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不有義兵則已有則必自華門起今而後華門爲懲
前事豈更有起華門無起則其他亦不可恃今而後亂賊
尤無忌憚而復起大禍禍起之日時人與吾黨猶望義兵
之有起乎不望乎不望則非矣有望則難矣此時之事諺
所謂自手削髮也有一大盜犯村落者屠殺攘奪無所不
至或避之或安坐受傷或呼衆一場肉戰而逐之於是避

者安坐者不賞而叱之寧奪財被殺安可與醜盜相肉戰
失體貌一村人和而非之於是逐盜者縮首失氣盜知其
故也無憚而再犯此可爲今日喻也以正常之見言之宜
開口便說今日義兵十分是當當萬人萬起千番千起鼓
動振勵使先爲者得心後望者增氣有爲強此之衰艱彼
之進不宜有如此也若謂雖有如今日大禍儒者之永爲
十分正當道理者決不爲起義立得議論以爲百世法則
人誰肯爲儒者所不爲自歸不正當之科從此宜更無起
義一事是關係百世不止今日事噫死心自靖者實不可
多得起義從此不可有天下事其可知已蓋竊妄謂今日

舉義萬人皆曰非十分正當道理也吾則曰是十分正當道理也道理雖正當人特不正當自有無限敗闕是以自愧欲死而每願聞朋友之規責也在朋友之道宜以書以面備盡規責而至於公天下之扶抑權衡不可不審也事關自己而如是張皇固亦益見笑於人然自己得失只俟百世雖此至愚豈為是哉實為天下無窮之憂也未知兄意以為如何更與恒窩一番詳討如或此言不為無理須即明確出言以正士友間流轉之論幸甚

或有言義舉當好題而不善做愚聞之曰知者之言也但未知扶抑之為如何也既曰當好題則不得不做也人非同等宜有善做不善做也如揭詩題使漢魏人做為漢魏使晉唐做為晉唐使宋明做為宋明使村秀才做為村秀才詩又如孝舜行之為大孝曾子行之為次王延薛包行之為王延薛包至如鄉曲一端孝行自為其孝今義兵討賊復讎扶華伐夷之大義因人人所遭之禍為人人得誅之舉者也若使聖人大德量當之必善做非其人也故有不善做不善做亦有許多樣甚至有始以義起終自附賊反害義者矣其言不善做者非知者乎然其言之意出於揚而曰不善做固不如善做又孰與不做做者人人皆功實為膺戎狄距楊墨之聖人之徒雖其始義終反者功功

罪罪不以罪掩功如孝雖非大舜曾子苟有一端孝行不
孝之外皆宜孝之云爾則甚善也若出於抑而曰彼哉不
善做也是大舜曾子以下之孝皆不孝之也是不得於言
也不但不得於言其亦作於心而害於政事也今華夷人
歟忠逆義賊交戰之際其害當如何哉噫彼亂賊夷狄罪
犯萬端滅道為大非止一時賊君猾夏者實萬世帝王之
亂臣天地父母之賊子也若討亂賊夷狄者忠孝雖曰不
盡分而實亦非一時之忠孝也大舜隱惡揚善以大舜之
聖兩端其善其善豈皆滿意然必揚之所以為大知也善
惡是非自有定形善者是者未必盡善盡是其在扶抑之
地只善其善而不覓不善於其善只是其是而不覓不是
於其是其於惡與非邊未必盡惡盡非必惡之非之而已
古人用此權衡朱子宋子特別表世實有不得不然者故
吾許其知而又欲知其扶抑之為如何也不善做初何嘗
我能善做而做之當人人所當做之題宜不可無做之之
心而其事也無做不得事則急而不得徐待善做者雖自
分不善做而姑先為之地以待善做者之因而起焉而未
之有得也既未得善做者則無可奈何因仍不善做之手
而終至不啻不善做矣然今舉世有言此事儒者不當做
不善做者不當做而未嘗有言我必做者是挽人做也不自

做也既挽人做又不自做則以若人心其必無做矣到此地頭其不善做者雖欲無做將誰推托而不做使並無不善做之做過境事噫其可忍言耶故雖自知不善做未暇自悔而實有滅死萬萬無恨之心也有火燒宗廟廟主與祭器將焚舉移者有力則可正步而行乃以無力者而舉移七倒八顛衆皆笑之有人於此吾愛看信看頗有可愛可信吾厭看疑看一毛一髮一動一靜無非可厭可疑吾又公平者非全無可厭可疑其大體則可愛信者也昔華西先師講席有人論先輩處事做錯先師曰子言失矣此是非扶抑之際也有盜於此逐之有權力者正容一號令而逐之無權力者逐之其勢自有做錯只論逐盜之爲功也只看其爲主邊人也或曰論人扶抑之際固如先師之言在自已事何若是啾啾發明不善可終爲善耶愚答之曰善不善非言可掩何必發明又何必啾啾然此主賊剖決之時剖決不得禍將滔天今日許多義徒雖曰不善做分明是主邊人不是賊邊人也扶抑失當事非關一已而已故不但以口啾啾而止至於憂心如焚夜不成寐也愚雖無狀豈爲爲自己掩不善以明其善哉雖然事關自己而有爲不默吾有所受昔孟子於尹士淳于髡之徒不受其非議而皆辨而却之至於外人之皆稱好辨而雖以公

都子之賢有問何爲也重言好辨不得已之故而發明承
三聖之功以破外人之惑不惟發明已功又言能言拒楊
墨者聖人之徒也欲使人人能言同歸有功蓋不如此則
道由不著而無以正人心而抑邪說矣夫豈不義而孟子
爲之是亦道理也顧人分聖凡從事而有得失何敢爲孟子
之爲也特今所謂華夷人獸忠逆義賊之交戰者有甚於
孟子時異端邪說害正之爲則自有不能已也知我苦心
者似不謂我啾啾也錦溪兄知我者張皇至於再矣

與族叔恒窩

重岳別紙

麟錫與習齋以同門同志始同起義又同客遼東而守義
得失知罪間殆將生同守死同傳矣麟錫之見非斥於人
已矣習齋亦不免可勝嘆哉今日所處萬古所無之大變
大事雖大賢力量有難容易處得安保習齋之必處得無
錯蓋亦觀其心與勢而已其心則華脉聖道抵死欲扶
宗廟典籍抵死欲保國讎君辱抵死欲雪身與同志同胞
之將爲禽獸抵死欲免分明如此人雖曰不如此吾不信
也其勢則人雖言其得失而正難其不然雖使言者當之
吾未信其能大相遠也麟錫前者還國間之坐此亦聞之
罪習齋者曰春川府義兵始集而來請主事也不觀勢而
輕應之曰有軍亂而不卽起身曰觀察曹寅承遽誅之曰

軍潰而不死曰往見孟英在而見囚曰不復歸本陣而使
其從兄代死又使其年少從弟代置死地而不顧曰堤陣
同參而及敗不顧曰改名與號畏禍而潛蹤也不知其外
有何言罪而以愚所聞則如此愚姑於此言其罪之不爲
實罪也聞秦川府義徒之始集也其從祖羣從弟實多周
旋之力其從弟先以就問不可爲歎又不可徒死只有周
旋舉義而已習齋曰如干聚徒手人京城至近賊兵聞而
卽至事未集而禍先及豈得濟事無已則本府有所養兵
彼亦人心聞皆厭削此能齊起又急發村砲爲本因而廣
募而成勢或可支吾不然不如不爲其從弟往與其始集
見府兵齊起其他士民多會而無主事者將自散其從弟
見機會而又既聞前言遂言習齋可主事於是衆皆欣迎
而其從弟又力勸則當此大禍舉義不得不爲則自我而
解散其機會不亦難乎苟有一毫惻怛心豈得不應寧應
之而不能爲豈可使來迫之事會而蹴却乎應之誠是也
應之翌日有軍亂蓋府兵因習陣而猝向空亂砲射而犯
之左右皆驚散獨習齋父子在焉府兵退曰此時不可不
試大將可否能自在真是大將復衛之其實府兵本開化
所屬豪悍無比雖其頭領莫能制偶因一時厭削又被多
少激動而起既起有一二開化種類激以利害禍福勸以

執主將與左右謀事送致開化黨轉禍爲福既失左右謀
事獨執主將四面義兵必有後禍故不敢遂計也此是處
變當如何卽散兵而起身自如非歟則死且旣已舉事當
思廣募得人爲心腹外連他處義兵爲應援而制之以成
其勢豈可遽起身設欲起身彼皆懷疑惟恐其失可得起
身乎習齋主意裁處蓋出於此彼爲言者卽孩童不識一
二之見也及觀察以弘集之血黨削髮來赴其責遽誅者
之意不過曰執而爲質與之同事事可該是全不成說彼
亂賊黨與義豈可一日同事且執而爲質彼亂賊輩雖執
厥父不以爲念豈顧惜一曹寅承而不爲其所爲乎或言

姑任其職而借印

行信

令事亦可該惡是何沒覺悖說安有

義兵行開化印信設行開化印信當時士民力讎開化豈
信畏施行之徒見士民之唾罵而遭他處義兵之問責矣
又况府內多是開化黨類府兵本是開化所養而方懷疑
恟一接寅承而任職不終日皆附寅承而凡義士者盡被
擒矣於是誅之令府兵砲殺之府兵旣負殺觀察之故乃
稍固結而無復害主將之心習齋此一著可謂善解事矣
及賊兵至使部下將遠出迎擊而見敗報至下令以死心
齊力出戰則所率府兵一齊自散村砲因府兵而盡散是
蓋開化種類又誘以爲今汝事勢只得自散誰爲而就死

地由是而散方散又咆喝村砲不得不散也是時習齋左
右只有哨官二名告曰到此地頭何恃在此請起身之他
別作計量責以不死是果死地乎當自經而死乎飲藥而
死乎又况此時亂賊聞春陣初頭成勢而畏恟止勒削義
兵所由起由勒削而今曰削雖止我則死於此地也雖舉
事初意非必求無死然死亦求當當以此地為當死而死
乎於是起身思量當還家安坐光明正大而死乎又思量
以為南中士友既已有舉當就彼共事乃向堤陣矣此時
設在家坐死善議人者又安知不曰迂恠哉既已舉事事
可圖終何必一敗而坐而待死也方向堤陣歷謁後坪權

丈權丈曰子既舉事而去遠此處方當魚肉而不顧乎聞
孟英在起往議而急謀再振可也力勸不已於是思量孟
固前有逼起之事性狹者或易啣之然渠既曰以義起豈
以義害義設或見害在我血心為義而見害無害義乃見
而見囚囚者罪乎見囚者罪乎其從兄死乃在囚時事豈
有代死與否方其在囚時雖聞本陣復合無由得歸歸亦
前樣非別措置豈可遽歸若其從兄之代為主事而死豈
其所料也脫囚向堤陣又後聞從兄死又聞其從弟繼而
主事乃向本陣其從弟要路送人致言曰今雖名主事所
謂部下將成益顯掌握府兵用權行凶軍律乖亂甚於前

雖歸無益而反損威名請留堤陣為遠應則成亦畏憚不然則事將不知至何境夫如是則不歸陣實為救護從弟豈置死地而不顧者耶若堤陣之見敗相失而不能相從固勢也而亦有事端不得不然者時堤陣中人多以敗軍將來留為忌甚欲其去獨麟錫與習齋不知習齋晚後得聞即決去志而以有張基濂相迫危機忍而至此則既無小失其即向海西非專出韜晦知堤陣之必向西再振欲一相見而補聰其用意之懇懃亦已至矣若改名號事國內義兵盡散之時處身將如何將自死乎自見於開化黨乎不得不韜晦韜晦則子房地步不可顯名自處故用陶靖

節賦歸名潛之義而有是事蓋取事情相近也然改名之前見吾恒翁說將改之意而見許可既改之後又著說暴一世其為之也亦有次第矣以先顯後晦為兩截耶可行可止因時裁義有何不可也以名號不為不重不當變易耶靖節既為之矣昔朱子為寓遇遜之意猶稱崆峒道士鄒忻今因韜晦之意改復舊日之名大害於義耶大抵罪習齋之大曲折不過曰舉義畏死不致死而已夫萬萬當死之地而無死誠亦罪矣死生亦太矣故生與義不可得兼而後必舍生而取義若取生而又無大害於義雖聖人未必以必死為得如孔子有微服過宋而程子謂未免苟

且者是也今義兵非專出主辱臣死之義又非如封疆守
城之受命效死者特爲削禍之及爲君洗辱爲身與同胞
免歟免死也若初不爲免死當安坐而死何必舉兵勞攘
而死乎爲免歟免死而起義旣幸止削禍而免歟矣若曰
此必死而不必免死未知正如何使其偶然值死則可也
旣爲免死之舉苟可以免死不必以爲生與義不可得兼
而必死乃已也人每謂趙重峰先生先得義兵者而致死
名節光顯纔曰義兵不爲重峯不得是未盡事理也重峯
爲國効死而致死名節固光顯矣若使重峰効死而不敗
於錦山之役偶值不死有多少事爲則獨不可謂義兵而
有損於重峰之爲重峰乎况今日之事又異於重峰而爲
道亡而求免爲歟爲死而起乎若使附賊而免死爲歟而
免死固與亂賊夷歟同罪矣不附賊不爲歟適值可免而
免死豈爲大罪也古今固無畏死之君子亦無樂死之君
子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憚人之惡使習齋有惡無善不
當如今日之甚今日之君子有不如古之君子者古之君
子於人之有得失傳聞也曰事必有以也事不見有以則
曰心必有以也若是其忠厚也今之君子於人之有得失
傳聞也未有曰彼亦讀書知義不爲不如我之讀書知義
何可輕信以爲實然當觀其事也又當察其心也而輒信

以爲實然曰事也必矣心也必矣甚至曰吾素不信何此
澆薄之成風也然昔我省翁每歎時人之如此也省翁時
已然况今時世益降實何足恠也人之譽與毀有不輕信
者方其譽也風以動之譽上加譽無有限量方其毀也亦
同君子所當審也毀無有限量此亦古今所同君子所同
審也習齋則冒萬死舉事身經無限困劫親戚家率流離
窘厄世人君子賴其爲力得以免獸免死安坐捱過宜用
矜憐愛慕之情也彼亂賊輩爲遂凶謀而擊逐流俗庸人
雌黃成習妄加非毀者已矣勿說惟士類之用情差異誠
覺無謂也習齋而真有所失有如言者所言之實夫習齋
得止亂賊夷狄大禍之有急華脉聖道不爲不扶 宗廟
曲籍不爲不保國讎君辱不爲不雪一國同胞之爲禽獸
不爲不免天理得明人心得正其功有以軒天地耀日月
並有辭於後世而非特孟子所謂能言距楊墨聖人之徒
而已則世之君子宜稱其功之不暇而不以其所失掩之
而况無所失之實乎至於吾士友間亦不能無憾蓋當變
初舉義有不當然則素與習齋爲道義交當力挽矣苟爲
當然則此事公則爲天下事私則爲各自已事非獨習齋
一身一家事當齊起盡力助成其勢聞其舉事之日其與
門內幾人竭力困蹇鮮有姻戚士友出同死力誠亦慨然

矣雖然聞吾叔恒翁變初與習齋言有曰此時不可無舉義雖汝聖前固挽同志今必勸之云爾則惟恒翁深知義舉之爲義而其於習齋實爲平生之知己故有此縷縷乞賜垂察

答元致和書

聞死節士友家皆無食濱死境而立菴槐隱敬菴宅尤甚何以爲心何以慰死友以食下咽實不忍也舉國人當大禍皆有不歟不死之心獨此友死而皆賴其爲力不歟不死着衣喫飯對案讀書而漠然不有用情於其家人死境恐不是人情道理然人心豈有相遠若有一二人發言鼓動必有遠近相應之理須相議士友而設力焉昔恒窩習齋爲洪勵志家人勸春川士人崔雲慶有爲是事可法也直軒家人亦濱死一般慨惻須告恒窩丈別爲發言鼓動關東諸邑亦當濟事也

答趙錫一

題元書 已亥十月

聞之仲一老兄共三希四可諸公世禍益深講學益篤又約遠近同志定一副當義諦以爲廣袖絕一失為夷狄髻髮斷再失爲禽獸也死生守舊大爲人心服苟非德學高堅撓之不動豈能有是豈是止爲一鄉一路服積此以久必終爲一國服爲一國服則圓陽機括吾必謂在此而不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三
他也麟錫常謂儒者當今日大禍固宜講學益篤以明乎道而又當大肆力於閑放尊攘必為孟子所謂能言聖人之徒不宜以塊然自守為能事不免有虎食之憂也人有言身不出言不出不在位不謀政之常法然國家存亡韋布可言况於道亡乎雖不言謀於朝廷獨可不言謀於士友世人乎蓋士者事乎道而為人之望者也且士之為職有古今之異三代以上士修其道而為為上者之舉用而已三代以下士任斯道而為上下之所法雖不在朝位所履乃正綱常定風氣之天職雖身不出仕處世有作猛虎在山之勢也見道亡如今日大禍安得無言謀無言謀而有反病言謀則是自我為民望而熄士論風氣其禍甚於亂賊何故是為不必討亂賊之說使亂賊益肆無憚接踵而起亦使世人昧於是非而浸漫然陷溺為亂賊之歸也今日無所可恃可恃者士士而可不竭力言謀乎士之有一國之望者竭力言謀則正一國之士論風氣有一道之望者竭力言謀則正一道之士論風氣有一鄉之望者竭力言謀則正一鄉之士論風氣高下遠近竭力言謀聲勢相連打成一片則庶幾亂賊不得肆而大禍將弭今日之計只有此而已世鮮有此正見苦心也老兄一隊有之麟錫所以欽服有恃而望益竭力也

答柳善直 洪根書 己亥十月

老兄義理之正文學之盛與希堂青農同德並高當此罔極世變屹然為在山猛虎之勢峻立處義名論約束同志以務廣救人陷溺至剛苦血庶可感神明而破世頑也吾道幸甚憶以華為夷以人為獸以本朝五百年大夫禮義風俗豈不死驚生愕一經大禍豈不宜猛加奮發各自樹立以求不陷然大禍之後人心反復大變鮮不陷溺不亦異乎是蓋先王道衰先正風息廉耻都喪曾以文學才勢見稱以飾邊闡名自好內利外義足以欺人者或貪勢或怵禍以八之既八之則耻己之獨污欲廣挽人混其跡於其

平日稍出眾佩名持議沽譽者誘引必入夫人也前有正邪兩岐猶可宛轉置身則要名而却立及當路逕漸窄榮利捨此無由則傾耳側目滔滔俯入入而舉顏生出議論波動一國而以知及知以引及引則下者一盪而鼓舞高者再搖而起動此其貊樣曾是不意霜打雪降而後松栢有色洪水橫流而後砥柱有力而世不多見也今老兄一隊得作松栢砥柱惟此庸懦知有恃賴坐窮異域猶有生氣更望吾兄一隊勉之又勉益務道義以禦邪世

書贈季君汕叟 夏錫

季君汕叟汝三亦襄境人也冒危出入義陣二次徒步數

千里訪兄遼上不亦至難乎同經夏秋庶忘異域苦况別而歸國彼此何以為心然悵情私也不須言也季君勉我曰母踈濶動靜事為母虧缺義理我當銘心也吾於季君曷以勉之孝友君所性也宜加勉孝友念吾家吾與君所及見父祖孝友承先世甚篤門庭亦有盛也吾輩雖極勉孝友不及先父祖萬一旦先父祖時舉世成風孝友道今日變世日甚此道掃如為力甚難矣今日能不以世變變恒心父祖所業講聖賢之書飭衣冠之制奉先以禮教子以義幾件等事一家兄弟式相告戒期必守之與宗族共之夷獸之世得為清顯家門使鄰邦有以效焉其於孝友之道庶幾繼父祖而為有事亦所以報答先王培養之厚澤我季君汕叟亦銘心哉 永曆五己亥十月二十日仲兄遼東客毅菴言

書贈金汝中 庸濟

金友汝中間我入遼數千里訪至同辛苦數十朔蓋許此守義其許之也固自有見而亦其所師友磬山姜公復齋姜公東田孟公皆儒門巨匠其於今日華夷人獸忠逆之分明目剖判而今日大禍為之痛入骨髓則聞見所得為多也復齋吾同門畏友也磬山東田則吾聞其德義景仰之有久矣汝中知我者吾不得不答知我之意夫讀書為

士者不知為身謀不知為道謀則不可以為士矣夫身如
何上帝降衷之所載也始祖祖父體髮之所傳也然於三
而靈靈於萬物者也貴如斯矣天道如何出於天備於已
而達萬事也經三綱緯四維而定生民也行之帝王傳之
聖賢而亘乎天下古今者重如斯矣為身謀為聖為賢非
分外也下不失為正人可也今也名讀書士者以身為夷
獸役為亂賊黨者多也必不保四體雖保四體為萬人所
賤惡其不為身謀甚矣可以戒而不為但彼亦讀書士而
為之且多又必誘人為之亦難保其不為也為則夷獸役
也亂賊黨也雖死當不為也如此然後可以為士矣為道謀

謀有緩急當今亂賊夷狄壞滅綱常禽獸人類為之絕華
脉聖道其急若此為謀道存則內務修身以立道外務攘
禍以衛道修身立道在乎主忠信而慎獨惇孝悌而務本
真積力久準達天德王道培養擴充期備百行萬善確然
有守有使邪世不得亂攘禍衛道在乎彰賊罪暴夷凶而
使不得肆賊夷不得肆在乎明天理正人心而與天下同
聲勢以有所仗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彼以其利我以吾義
彼以器械我以法度彼以技巧以我禮樂彼以儀秦從衡之
謀我以春秋大統之義持吾大正以制其淫邪昭吾大明
以縮其冥頑萬人而一心一心而持又賊不討不止道不

扶不已使吾內外交盡其務而得吾知重而謀者焉耳是固
人人所宜謀而惟讀書爲士者所事者道而爲人之望則
尤不得不力於斯也力於斯然後可以爲士矣蓋吾儕既
名爲士則於其所謀身謀道相與勉勵死而後已無他事
也

書贈崔敬文

根昌

敬文之大人兄弟自吾客遼令子侄相從問學謂此立根
基實係大義營建聖廟又是大事與金雅時峻極用心力
其意豈不有知當今宇內皆爲夷歟世界於此一隅准保
華制而守人道決不可已孔聖繼往開來之道尊華攘夷之

法無地可存於此安靈憑恃講道守法決不可已乎又已
與子侄期有以爲華爲人不亦善乎敬文奉承大人意須
於爲華爲人者明目加力爲華禮義冠裳爲人孝弟忠信
孔聖道法亦不出此此不可失也吾聞敬文之曾考五柳
先生行義文學顯於鄉邦貴鄉義州昔有七義士八壯士
大義光赫天下法先懿慕鄉賢仡仡勉勵孔聖道法不待
他求而有得矣敬文勉之

書贈金尚五

泰胃

金君尚五之大人丈行義好善教尚五義方喜聞我客遼
守義大用心力令尚五以時相從其心有不徒已也吾不

得不有勉尚五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入爵也天爵人爵其貴迥別捨天爵而求人爵則惑矣平時已如此矣在今日而求人爵今日之公卿大夫非前日之公卿大夫也夷獸之所制而亂賊之所貴賤之也是以求乎是之求得得大則泳孝吉濬也得小則泳孝吉濬之役也若夫天爵之求無古今異也求之必得得之可貴亦無古今異也今之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得非不足也古之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得非有餘也是可以不求乎是之求得得大則為聖為賢也得小則不失令名也如是而取舍顛倒則惑之甚者也尚五忠信才高年少而聖賢書殆無不讀而味之可與共學又嘗八京溺水之鬼欲挽以入不忍見夷獸惡色拂袖而歸智亦過人且欲子之賢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尚五有賢父兄為心甚矣吾故賢尚五大人之為心勉尚五益勉其所已能也今日士大夫捨仁義忠信而甘以己為夷獸也又使其所愛年少子弟捨仁義忠信而爭為夷獸之形與聲也人皆有心胡至此極令人淚落尚五視彼亦同我淚落也

書贈吳鳳瑞

世晚

鳳瑞之從我來遼吾知其心也其心豈不曰吾之所性上天所命健順五常之正吾之所身始祖而祖而父所遺身

體髮膚之全也吾之所位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並立爲三才者也吾之所養列先聖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深廣久遠之至澤也吾之所法唐虞三代漢唐宋明暨我小中華禮義冠裳之義制也吾之所讀孔曾思孟程朱夫子及我先正先師之經史子集也今日開化亂賊吾不可黨也耶蕪邪教吾不可學也毀服削髮從夷從歎吾不可爲也吾有一生不可再吾生百年年不幾多也一生百年正可愛惜正可爲正不可爲不正也乎其爲心蔑以加矣如有事勢所迫而復還國也在此在彼豈有異同有其心而不失之又盡其力而擴大之及於人而推廣之如斯而已矣鳳瑞勉之

書贈張德中

基正

張君德中性好善又知重問學年少能自遊學學儒門庭當乙未毀削之變負七書深衣緇冠走八中國其志誓保衣髮又俟中國若有如明太祖起者爲執馬轡邂逅李實谷悅服其義遂定師生倫同往曲阜謁夫子廟同還國聞吾入遼拔宅從李實谷入吾方守義有爲根基營立聖廟事皆仗實谷實谷凡百指揮德中掌皆承行勤勞甚矣今此守義日準保華夏典型待有來復今天地剝極陷黑之中事誠大矣營建聖廟將依仰聖靈而講春秋義理義

亦重矣事義重大顧此人微誠薄時危勢艱方與志夙夜惶懼惟實谷專任重大吾所敬重實谷信任德中吾亦信德中信德中孝以其所志有異於人也畏謹審慎無慢其事實谷之志意心心敬承無一毫違貳且德中承上接下無或簡慢務為和敬周詳鄭君汝鳳遠來同守義諦讀書之暇分德中勤勞吾望二君不淺也

書義諦贈李敬學

景應

題其下

吾友習齋翁之從弟敬學父昔日關東義兵將也方吾戰敗相問于堤川旌善我西行後敬學父持兵最後一國實有孟之反之殿吾與習齋守義遼上敬學為之訪至三人

相對慟嘆說話鬼神可悲也又各自勵鬼神可質也其所慟歎曰胡自誠淺力弱不滅他亂賊夷狄使禮義正邦不得光復其舊而至如彼之罔極使華夏正道不得張大餘脉而為無地之可寄乎其所自勵曰死生辛苦有不能誠積勢成興復禮義正邦斷不已忍痛含冤保守華夏曲型有如此義諦也然此義諦亦有為不忘興復也唯此義諦在國去國宜無異同也敬學以立天下之大節直軒先生為其兄而於任天下之大義習齋翁為其從弟又自明義理而有志節則固不待吾之勉勵而以吾情義之深亦不能無勉勵也若敬學之從祖潑湖公則主幹舉義仲氏敬

德又其從兄敬夫為同義事矣噫今日正氣在敬學一家
邪氣漫天漫地充斥之中勿撓我正氣而特立以長雖經
天下之困厄勿撓已矣

答申用寬文默書

麟錫之始焉出疆中為還國謂初不能無疑及見累度文
字義正當而疑冰釋終尋前躅謂天心所寓良不偶然顧
有出不得已之情無私之心而已豈有所謂義之正當豈
有所謂天心不偶哉若削禍復起再舉與否云云此只量
義與勢耳蓋義合而勢不及則不能為勢及而義不合則
不當為若義合而勢及則不得不為其如斯而已矣前日

華脉聖道之絕已矣勿說

君父粹受辱

國母方被禍

已與同胞非歟則死非死則歟義正合矣

君父見勒懷

痛君心即我心人心不滔溺一齊奮起人心即我心勢亦
不為不及矣今後未知義與勢正如何矣向使雖有其義
苟無其勢亦無如何後亦然矣且處事有義自義勢自勢
只主其義而不顧其勢時亦有義勢相須因勢而裁義時
有不可一槩執定者大抵今有兩論一曰不論義勢如何
不當再舉愚以為其言似矣仁則未也一曰不論義勢如
何當再舉愚以為其言好矣於義恐亦未也何也苟義合
而勢及也此事華脉聖道將絕

祖宗典刑將覆君臣父

予親戚士友億萬同胞將入不忍言之地前既以此舉事
今以身求免自足於守義而不為則是豈所謂惻怛之心
哉苟義與勢一或有未合也華脉聖道 祖宗典型億萬
同胞事雖極痛迫為之而必無其功則其與不為一般而
有欠量分前雖舉事而宜有隨時裁度者矣一隅保守衣
髮為第二層義使再為為合義勢而有功則誠然矣然士
者處事求當於義而已無論初舉再舉合義勢而可為則
為之為第一等未得義勢之合而不可為則不可以必為
為第一等以即今時勢分力所定義諦準保華夏典型以
待來復者不害為第一等義也然今日為此今日時義時
義固或有隨時變易而乃心所願豈以今日為此為足也
死友之靈亦知時義亦鑑我心也惟高明細察焉

贈言金仲一還國

柳麟錫之友金華植仲一終始與之同義三入遼三還國
其將三還也語麟錫曰前既每有言矣今願得言以歸聞
之故國人麟錫曰然不可無言亂賊之為禍也久且深矣
彼其不滅道亡國不夷華獸人不甘心禍因義兵而暫緩
將禍之再作懲前有義兵則不急作而行之柔道又染而
盡汚漸陷而皆溺禍之再作必再起義今日之事千番千
起萬人萬起母曰有前失可懲而善後也母曰有人議非

我不正彼乃賊邊也爲夷爲獸無起義不得行之柔道必益特剛彼以久染我以潔終彼以漸陷我以立特經久染汚可恕爲夷爲獸之罪乎隨衆陷溺可分爲夷爲獸之罪乎寧禍急作最怕行柔柔禍易茹不剛不得以此聞之故國人伸一曰如斯而已乎麟錫曰一天下削髮毀服黑陷世界之中獨我邦有髻髮圓袂作一葉青矣亂賊夷狄必欲此無之無之人雖曰可慟然鮮知其無之必可慟慟之必不可以死生易也彼將黨賊者皆曰無之何害便緊無妨何慟之甚其不黨賊者亦曰無之固可慟慟固可甚然髻髮圓袂比身體較輕實難以身體易父母若欲生則難傷其心君上若欲從則難違其命噫此何言也昔自燧人氏作髻髮自軒轅氏制圓袂燧人軒轅聖神也以聖神首出萬古深思廣詢敬父母遺體取天地法象以爲此制制得盡義盡善於是傳之唐虞傳之三代傳之漢唐宋明而無易末乃傳之我東而獨有其貴重爲如何哉况天地華夏綱常禮義之大道必載人身此身之形華形夷形人形獸乃係此首儀法服之髻髮圓袂此一髻髮圓袂存不存之間實華夷人獸之判不判綱常大道之保不保有在焉則削去髻髮裂棄圓袂果何如哉曰便緊便緊二字本是夷獸之道人道自有許多威儀自有許多法制曰難以身

體易昔虞人招不以皮冠死不敢往蕪郎十九年一節抵死持守皮冠節旄不過命召使行間名物而不以死生易為萬世守死善道舍生取義之柯則若此髻髮圓袂之為貴重關係之大者可復有說頭可萬斫此髻髮不可一削身可萬戮此圓袂不可一裂君若曰爾肯削裂宗社賴而存有所不受父若曰爾不削裂承養因而絕不違暇顧何也此萬古帝王萬代父祖法天全孝之大懼獲罪於天不敢媚奧竈也繼大宗之嗣可以絕小宗也慟莫甚於親喪人皆不免慟莫甚於國亡國亡代亦有之孰甚萬古華脉人道之有絕也然為此說者非為徒驅人就死地正欲人

人真知此慟之為甚真知此死生不可易之故舉國牢守只有有死之心則亂賊夷狄無所用計而吾君吾父得以全安實所以盡忠孝也以此聞之故國人曰如斯而已乎請益曰今國有稱皇帝改國名建年號之事而為士者依舊用 皇明年號此義當明知以今日我國而為此事以義以勢可乎否乎勢有不可夫人皆知以義則帝者奉天建極莅中國而撫四夷天地人神之所依賴禮樂征伐之所自出下不失為漢唐宋明上可以考諸二帝三王而不謬者也今亂賊泳孝董盡壞華夏帝王之法 祖宗禮樂之道以弑逆之謀侮弄低仰以夷狄之陋抑勒比例今百

官因是而有此事是其可乎設今盡斥邦內夷類盡復舊
守華規而爲此猶有不可今天下無正統帝者自我有正
正統是當云爾則驟聽似然然中國若有王者起將帝之
乎將僭僞視之乎帝之乎則事有顛倒僭僞乎則義不正
當於此而知可否矣且有華夏之實而稱王正自爲貴有
夷狄之陋而稱帝其如辱何或曰不帝則見屈於彼稱帝
之類而自卑也無統之世只統於天苟得天道匹夫而爲
天民非有屈於稱帝之類反有貴於彼非正之帝况以國
萬乘國千乘爲王爲公而得天道者豈可以見屈爲嫌且
可論其尊卑貴賤耶故吾守此見吾守此見正所以敬吾

君使吾爲吾謀君謀必以此見告引而當道蓋守身爲
君當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爲準也至若
用 皇明年號則我省齋先生曰既不可以夷狄爲君又
不可以一日無君只得以吾父祖所嘗事之舊君爲吾君
以待天下義主之興至哉言乎義章章明矣在國君在士
民當守此義而已矣今日爲士者有不用 皇明年號是
自我而絕却華夏大一統之義未免大得罪於孔子春秋
之大經大法是則當死守勿失其義不在保衣髮之下也
此又不可以不聞之于人仲一曰華植奉教麟錫遂書問
答以贈其行 永曆五己亥七月十四日也

昭義新編卷之三

昭義新編卷之四目錄

祭死節十賢文

祭義卒文

遼上孔子廟上樑文

奉安孔子真像告由文

通告京城及八道各邑士林文

答元致和別紙

乙未毀服時立言

答朱汝仲書

答李文仲書

內篇

手次三先師遺文

昭義新編卷之四目錄

昭義新編卷之四

內篇

祭死節十賢文

先師華西李先生門下淵源有死節十賢曰直軒李公晉
應勵志洪公在鶴立菴朱公庸奎敬菴徐公相烈槐隱李
公春永晦谷李公鳳煥下沙安公承禹崔公中奉大執李
公範稷輔卿洪公思九又容勵志當丙子國家和洋倭之
初我重菴省齋二先生命門徒五十人上疏斥和既與焉
辛巳和事益罔極同五道疏儒斥和遭東市之禍及乙未
弘集吉濬等諸賊附倭合謀弒妃勒行毀服削髮先辱
上躬盡穢朝廷以及八道人民諸道舉義立菴敬菴槐

隱下沙輔卿又容舉義畿湖死之直軒舉義關東死之大
執舉義嶺東死之晦谷間變不食死之是蓋華西先生以
天下儒宗主張華夷人獸尊攘扶抑之大義承之以二先
生苦心血誠實爲承三聖做一治則諸公服習見聞各設
正志當此罔極之變而有此也其友柳麟錫嘗參聞丙子
疏事又得與義舉獨不能死以臣出疆忍痛舍寃誓終有
爲當一暴幽明間至慟心事而昔遷延未及於洪公今又
事勢多拘不及於諸公象生之日乃於所寓遼東山中以
永曆二百五十三年己亥十月己亥朔十五日己丑掃
地爲位蕪辭薄奠大哭而告之嗟我諸公今日之變果何

如也亘萬古而華焉者至今日而絕矣立兩間而人焉者
至今日而廢矣綱常之重焉而今日則墜禮樂之正焉而
今日則淪矣陽無可盡奈何見盡於今日天地今日天地
寥寥無人以之有事亦豈天心之所忍乎所以諸公作而
有事承先師血誠而爲之死焉蓋四五千年華夏大道之
終五百餘年禮義正邦之末不得立天下之大經明天下
之正義天既有所爲而生之亦有所爲而殺之者其惟我
諸公歟嗟我直軒以忠和質順之姿兼孝悌恭謙之行有
所不爲跡無甚露不事強辨內明有優精錄師門言行而
思效則恒誦合編發明而自激昂特揭服堯服桀之訓於

座右誓不受毀裂而末乃慟大變而挺身赴義視死如歸
軍敗倉猝之際人導生路則曰焉可苟免拂袖不從君子
曰克柔克剛斯人也夫嗟我勵志忠直本領剛勇志氣見
同志之多病嘆言驅馳燕薊風雪以卒 孝廟尤齋未成
之志事吾輩所期此何顏樣慨天下之運否思占遼東曠
地會一世陽類而作掃清乾坤之基勸時輩延入西鬼之
謀叫 闡積月每日沐浴露受雨暘而冀感天心勵丈夫
不屈威武之志爲五道累萬人之首人物及就死刑致有
鑰噤車折睛雷池沸之神明示變大呼萬人而悲終歎食
敬誦五教而有正刑橫死之日滿街淚沸窮山心惻君子

曰烈烈正氣斯人也夫嗟我立菴坦坦德容優優文學有
師門之器重致士友之信服一切世味不容毫髮於心日
甚世變不任晝夜爲憂禍作之日同士友議處變先爲浮
海去守旋事舉兵掃清手草檄文激百官而動八路杖劔
助戰受賊丸而死孤城有子鉉九仗復讎義起憤慟病死
體上腐黑同父丸痕君子曰君子有孝子斯人也夫嗟我
敬菴名武俊傑儒門模楷心如青天白日行如雷迅水赴
銖視牙齶勇退入山善說義理風動來友每慟哭於國變
氣鬱發瘡乃先應於義舉心誓扶國往振嶺南信義彰著
推爲八陣之盟主力主向西期收桑榆勇作萬里之前導

中途遇賊力戰至死死日雪以夏作原隰之裒屍又如生
忠魂義魄既有以動天致異素嘗不面之人鮮怨冒危而
收屍雖賊黨基濂服素名重憚以兵犯又思操文而壯其
節其高義偉烈亦有以無極不化君子曰千億秋人必拜
墳斯人也夫嗟我槐隱和厚之德剛蘊其中崇尊攘義約
會士友於大老祠而講春秋傷世乖亂每欲浮海而遠去
以潔其身國讎不可不報華脉不可不扶舉國人心孰不
有此亂賊強寇勢壓莫能先焉而有事能以忠義誠心動
人合勢出萬死而倡一國屈已讓能推功集事大得士友
軍民之悅服讎國禍人齒切彼夷曰我誓死滅倭殺倭一
二猶泄神人之憤挺身薄賊而死之以倡義先居死義首
舉國爲之增氣慕義雖亂賊輩知許以忠義君子曰一世
無雙斯人也夫嗟我晦谷足儉成德優孝爲行信實以執
守堅牢有志氣歟於生人於死容易取舍爲文告家廟及
先師致命遂志並時有李公興幸慟哭三日氣盡而死一
世驚歎君子曰古詩曰玉山高並兩峰寒斯人也夫嗟我
下沙義勇過人志氣卓然進退師友見正必趨甲申變服
志決死守人信其必然每有國變輒欲起義被人挽止憤
不自勝以爲揭旗擊鼓願以義死槐隱同倡盡心竭力掌
軍百務指揮如流孤城風雨軍散獨立如山如壁受九猶

屹大罵賊死死遂其志君子曰死遂其志斯人也夫嗟我
大執能超俗曰重翁是師吾曾一面未叩其中扶抑人歟
有聞于師赴義殫力戰陣有勇力屈被執而罵賊其言凜
凜如霜雪君子曰人貴擇師聞義斯人也夫嗟我輔卿見
正意豪義勝氣快志行文理見稱士友甲午倭變見一道
伯有無私讎倭者要同舉義不聽大責方遭禍議處變也
曰今日之事非歟則死有死而已自靖難保有死寧舉義
為勢所迫而死先人赴義廣募得士誅黨賊勒削特甚世
稱一天安者而義聲著國軍敗憤慟前導西行被執賊黨
而死同死數十人有或怨悔則顏色自若曰到此安用怨

悔君子曰事難踐言言死而有踐斯人也夫嗟我又容年
纒十七八而志正學夙器偉性仁已受士友之奇愛矣師
下沙而不離左右於戰陣矢石之中始終累月無一日放
過師受丸而命去不從賊犯師拔劍擊賊而死年十七八
何以知扶抑華夷人歟之決不可已熊魚取舍之決不可
已生三事一之決不可已於是舉國奇壯而悲之君子曰
為師致死古有其訓今見其行東國前有石谷宋公後有
斯人也夫嗟嗟諸公諸公之死人謂斯何將謂有死節來
此死莫大也何謂此死莫大曰今日之變莫大於古今天
下也變莫大也故義莫大也義莫大也故死為莫大也軒

天地而爲大也耀日月而爲明也並山嶽而爲重也語其
可慟則諸公死而天下無人誰與之終扶斯道人將千百
其身贖之不可得也語其可不慟則捐七尺之軀而義著
宇內而無外滅百年之壽而名垂萬世而無窮道之將不
爲不扶持而與之廣遠也人又何憾焉然今天下孰知此
言之實然哉嗚呼道之爲綱常大經禮義大法其原出於
天而行之唐虞三代漢唐宋明至于我東焉傳之堯舜文
武孔孟程朱至于我東先正焉有屈伸治亂於其間而其
勢又不能無漸降而衰蓋有夷狄禽獸與華夏人類相爲
進退而然矣而今洋倭夷狄禽獸之尤者而其進也極則
斯道亦屈極亂極而降衰者將墜盡無復存矣吾三先師
一揆大義尊攘扶抑者爲慟斯道之屈亂降衰之極而爲
致伸治升其墜之機此其爲心嗚呼至矣我諸公又當益極
罔極之會乃有非常之舉而以身殉道此以三先生之心
爲心者而其事益艱其勢益不可已也唯未死者亦不敢
不以三先師諸公之心爲心也以三先師諸公之心爲心
則將限此生誓心積誠千辛萬苦期與凡同志同義有此
心者準保華夏典型有待好機會致伸於天下苟爲未得
雖加一日愈於已而懼其力之莫能及也懼其力之莫能
及則望諸公之去侍我先聖 先王先正先師而陵降帝

傍為之敷告致降陰隲冥祐也蓋在今日我固為諸公悲
慟而諸公將悲慟我之有甚也同門友高錫魯李宜慎李
弼熙金華植及年少諸人以此心方同此地同此事而又
共泄情矣慟哭慟哭今日一酌嗚呼尚饗

祭義卒文

前日柳麟錫為義兵將與士卒伐倭討亂賊以明大義而
士卒不能無死為之傷慟謂將天幸事成之日各就其埋
處哭而慰之兼慰其父母妻子也事敗而遂作遼東客矣
不忍無一番泄哀即於所寓乃以 永曆五己亥十月十
五日己丑掃雪設酒東向慟哭嗚呼人生不能無一死死

於大義難矣汝等所死之大義萬古之華脉絕而為之扶
華 宗國之舊章滅而為之復舊 國母被弑 君父見
辱而為之報讎雪耻已與同胞驅為禽獸而為之免獸此
其為大義舉義之日吾告汝等汝等知此為大義當死地
而不避死之等一有死也死於如此大義可謂死得其所
而不虛有生矣夫義者天理之宜也國君有死社稷朝臣
有死君辱庶人有死於當死雖有貴賤顯微得天理之宜
一也汝等得天理之宜天理無小大汝等雖微賤豈小哉
吾於汝等無憾矣彼亂賊輩本皆貴顯逆天悖理如彼貴
顯如滿朝公卿大夫無死於主辱安坐泄泄其得失天理

昭義新編 卷四
為如何若汝等吾不知其為何如人也昔砲手李士龍死於義尤菴宋相公暴而著之名滿宇宙今汝等之死于彼有光恨不有宋相公為之暴著也噫使宋相公而在今日見大變不應不大慟見汝等死不應不大廢不但如在昔日而已而滔滔此世不可見矣然汝等無所為而為者亦何憫於彼哉若吾不死而至今日受千辛萬苦獨何心哉誠不忍大義之無伸而思或有有伸萬一也顧世禍益深其事益艱人心益變其勢益危不如早同汝等有死之為快也然忍痛含冤鞠躬餘生上天有心有恃無懼而已嗚呼今日之事吾無用悲汝等而汝等將悲吾之不暇哭而又哭雲天萬里何漠漠衆魂兮飛來同茲傾臆之一酌

遼上孔子廟上樑文

遼為天下良所宜成始于終聖作萬世師爰茲以妥而侑
朕儒有會保華是圖恭惟我 大成至聖文宣夫子道大
繼開義正尊攘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與合未有感乎生
民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為教罔極恩於窮宙顧氣數未
免治亂而聖道宜常衛尊楊朱墨翟橫淫邪孟氏有懼五
季金虜猾 夏考亭以隨華陽擎天柱而周旋當中原陸
沉之日磔門象碩果而切怛在西氛晦冥之時小華邦轉
極禍凶童子輩猶知傷痛滅倫滅禮哀哉五百年典型無

存毀服毀形勸矣累千載制度盡墜始焉揭旗討賊義蓋
仗人皆得誅終乃客遼潔身心自期事或寡過方羈踪靡
依之際適聖像遠臨于斯同志豐德子特齋誠進告此有
事嗣孫衍聖公善感義奉貺以中心眾人歡欣萬古此地
曾見此否四海黑宰今日歸何其斯歸乎卽卜一區邱山
乃營三間廟宇廣祀唐世今雖仍而禮虛特享滄洲竊自
附而義起以朱宋兩賢升配寔無違於王章之公並吾師
三翁在傍爲得宗乎儒門之正地水英靈自在由此覽鳳
德之復儀日星大義常明令人講麟經之有所庶爲人文
寄著一脉之地陽類盡傾將待天心來復七日之機陰騰
是仰高山大水列體勢之拱環遠方近鄉竭心力而奔走
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其誰尸之如跂如矢如鳥如翬若神
助矣停甬匠氏之斧聽我兒郎之詞兒郎偉拋樑東扶桑
有國日光紅堯年運始箕封又華夏結梢於此中兒郎偉
拋樑西榛苓起思歌淒淒郁郁乎文文武業憲章萬世大
明如兒郎偉拋樑南時時遠望龜山陰攘夷懼亂垂王法
更切當年與易心兒郎偉拋樑北陰凝大陸寒冰積何時
冉冉春風到萬樹千山青一色兒郎偉拋樑上遼上儼臨
夫子像二子于前諸老傍法衣冠者此依仰兒郎偉拋樑
下剝盡復生時正可好與勉旃而邁征上天不是無心者

伏願上樑之後天賜昭鑑靈降大惠血誠日積而著績莫才咸聚而成章全吾髮正吾衣顯君親臨厚莫重讀古書講古制致王者取法必來居以嚴威凜乎其在山猛虎出而變化沛然若行兩神龍夷獸亂賊邪詖雲捲霧消皇王帝霸大舖叙之會禮義典章文物天明日朗君臣父子同安樂之辰

奉安孔子真像告由文

有明朝鮮國柳麟錫李宜慎等頃在乙未本國遭亂賊夷狄辱君弑妃毀服削髮滅絕華制之變慟國危道亡舉義致討見敗乃去國入遼準保華夏典型適同志人李弼熙

前往曲阜具舉義由仰告我

先聖師孔夫子廟庭嗣孫

衍聖公以夫子真像二本付奉而至遂建廟奉安之於是依仰有所奉安之日 永曆二百五十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幾日干支謹率同志諸生薦誠告由伏以道在天地古今以微輿道爲一夫子有立盛德大業至誠至聖自生民來蓋未有咸淵淵浩浩中和化育優優洋洋廣大禮樂唐虞事業大虛點雲橫豎萬世夫子云云云云夫子其大有之無君師位道於君師刪述六經繼開爲多惟春秋法懼亂尊華繼開為經討攘之緯經之緯之竣天地事有此大者經豎緯橫百千萬世道明治平漢唐宋明有因損

益曾孟程朱一統傳述天地氣數有變于常亂賊猶肆以
敗倫綱蠻夷有熾華夏之猾猾夏之極遂至陸沉惟我夫
子大道大經慟矣中州莫容以行天地為心陽不可無小
邦朝鮮于此海隅念我朝鮮箕聖昔國其範治化崇崇赫
赫正立其根餘韻長存羅麗風俗猶有可觀至于本朝專
尚禮義士以正學國則華制 皇明運訖天下腥羶毅然
不變垂三百年君德世正羣賢疲精有宋文正道義並明
聖緒王法此寄一脉擎天柱屹剝上果碩世變罔極洋倭
孔熾夷狄降歟淫邪為魅橫流宇內瀕洞不撤並此青邱
其奈淪沒深用憂嘆有我三師三師一揆放邪攘夷慟夫

子道並此不容秉夫子義鞠躬以終天不晦禍禍益窮極
內賊外夷鴟張糾結行弑陵上夷國獸人綱常掃地禮樂
淪糞萬古華脉形影此絕神人俱怒義舉斯作國讎君耻
報雪乃已道亡陽無寧以身死孤忠思奮有貽有張烈士
戰血其玄其黃辭直為壯稍弭禍急賊勢甚強我師敗績
小子與事極涉非分恐負師志難忘恩失隅收榆計出痛
迫浮海客遼非踐古跡誓存正邦苦心所在抑亦守舊來
復是待來我同心商量有意特此荒陬依仰無地曰我同
志前往魯國奉來聖像衆心歡樂三閭茅宮混河之湄肅
肅聖靈陟降在茲聖靈陟降小子虔恪小子何知只有祈

祝夫子天道天道無息夫子元氣元氣不竭道其不行夫
子所歎及復七日夫子之言參贊天地夫子至誠左右上
帝夫子英靈佑帝贊化早生聖人雷動風行廓清乾坤千
門萬戶禮樂大作復見熙洽堯舜古域餘化東漸鮮新朝
鮮同樂太平父子君臣其於夷類攘別區宇中外貴賤各
得其所不然施及使皆尊親歸我大化一周配天嗚呼何
日見此事會小子無知祈祝之至尙享

通告京城及八道各邑士林文

儒生柳麟錫李宜慎謹通告于京城及八道各邑僉君子
竊以我東雖僻在海隅以地理則連壤中州風水自好而
爲天下之結梢以天道則當帝始出生萬物之震焉以人
事則日出日泰平泰平之人仁本自別異亞於中州而又
箕聖來君洪範大道教化一國爰作小中華是其鴻濛初
闢風氣方暢之際皇天屬意已可見矣羅麗中微復帶夷
陋然其遺風善俗猶有未泯天理民彝往往昭著及至本
朝 列聖作而羣賢出以張大之治教明道學著綱常之
大文物之盛炳煥可觀而其在神州陸沉之日華脉聖緒
獨於此存政所謂周禮在魯而承萬古而大結梢有光一
天之下于以知天意所在為陽不可無而其亦仁且至矣
天地氣數之不幸乃有今日之大變亂賊讎夷內外締結

辱 君父弑 國母董壤綱常禽獸人類使四千年唐虞
禮樂二千年孔孟道理永絕而天意所在至不可見嗚呼
慟矣為斯人之徒者其將奈何嗚呼慟矣不忍言也於是
天人俱怒一國齊聲舉義麟錫等亦不量分力有事於東
南以之討賊伐夷復讎保華竟因勢有強弱不克伸吾所
志而洪水烈火滔天燔寫之勢任他漲熾莫可奈何嗚呼
其終不有我禮義之邦耶麟錫等慟莫復讎保華於一國
計將守之於其身因而出疆到遼與若干同志講定義諦
以為華夏一脉墜盡之餘千辛萬苦準保其典型以待來
復固其心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蓋將欲與國內同胞有此

心者共之也未知悲其志者可恕其僭妄否乎仍念有一
事不可已於今日者惟我國為能存華脉聖緒故德學名
節事業忠孝烈所以盡人紀而為禮義邦之實者極備盛
多燦然燦然無愧於中國而其學術之一出純正無雜無
歧庶幾考諸三代而埒於宋明大明猶有老釋陸王未免
歧雜本朝士學一遵洛閩
節義亦有中國之所未聞者以陪臣而為天王死以朝臣
而為國母死以弟子而為先師死等事是也至若女行貞
烈之世世成風家家成俗而不可勝紀者通中國古今盛
衰而有特異也其為禮義邦之實而結構萬古有光天下
以當皇天至仁之意者果何如也嗚呼懿哉有如此之懿

而遭今日之變使皆銷鑠泯滅絕其影響無復見於天下
無復聞於萬世則生爲人類而懷仁心者安得不哀慟迫
切也今日無能出力以光復其舊則闡揚此事以布廣遠
而無已抑亦其次之不可已者也夫祖先有盛德義事而
不之闡揚子孫之罪也先師有盛德美事而不之闡揚後
學之罪也先王有盛德美事而不之闡揚臣子之罪也今
國有如此之美而不之闡揚焉則誠是大義事也麟錫等
切願從僉君子後共成此事通 國朝始末盡聚邦內德
學名節事業忠孝烈六件實蹟上下貴賤無一遺漏以列
聖世次彙分撰次成一大部持載一國全體天理結構萬

古者因而溯及羅麗名之曰東國風化錄又風化之所由
起實由 列聖聖德作之 列聖之作實承箕聖之緒業

以 國朝羹牆錄合箕子事實記誌等文以置其上附之
剖刷布置國中列邑使人人知有此美而起感發激奮之
心又布之天下使天下萬世贊嘆而慕效之並布之海外

諸夷使諸夷畏服而尊禮之

聞諸夷稱述天下國俗曰禮莫大於朝鮮彼亦知禮之為

重見今我國乖亂之極而猶信如此使之見中國我則國
家尚或有一半分勢尊支保之理而又有以爲至仁天意
來復之基事之不可以已也有如是矣伏惟僉君子傷時
憂遘國無彼此必於此言不以爲不可請亟自邦內大門

明義新編 卷四
庭定所而經綸辦事焉若世故多端邦內或有欲辦不得之事勢則顧麟錫等所在之地靜僻無事有勝於彼使之經營則麟錫等雖極人微誠淺謹當隨分盡力仰承指揮期有就緒以成僉君子憂道至意之萬一也

元致和別紙 已亥十月

八道通文事來示欲停止其意蓋出欲其無過甚善甚善然此為揮動一國搜索八路立都所派有司期以一時成書與先師合編闇然自述無與於人不同者果似可疑而先師合編收取已成諸史書而為之其為之也雖非不為救時之急而實為通天下萬世法故積許多歲月而自成

之此事將收古今人行實通貴賤顯微散在各道各邑者而為之且其為之也非不為示久遠之意而實專為大禍之中求其急警發人而顯示字內有一半分弭禍扶持之計亦自是哀痛迫不得已底事也豈可以一二人遷延為之哉詔求天下遺書歷代盛規且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疏請自朝廷設官錄為之雖不蒙允朱子所為大公而斷無可疑今縱不可言於朝廷以行盛規為此通議士林著士林先懿之為萬古華夏結構之實使不至泯滅求為扶持國脉求為士林各免夷歟之禍豈為不可耶通文中言事有難辦經營所在句語謂近於要我自主且有菽田李

下之嫌此事自本國如靜退粟沙太後承門庭及他大門庭有爲成就奚啻好事但念目今世禍滔滔坐在裏許或難爲力且虛影控告如俗所謂黃海又納則告之者殆不誠而應之者宜或不實也與其事有不成寧不嫌於自主至於芘田李下營私之嫌愚雖無狀豈欲憑托好事求其贏餘飽食不死耶昔舉義時受匪徒之名而不以爲意今只患褻境精力有難堪浩大而事不成耳事苟成則雖受大盜之惡名不以爲嫌也鳩財生怨前日義舉軍需人出財或多以道理則上爲報 國讎洗 君辱下爲己與同胞免削髮豈可以出餘粟餘錢生怨不識道理也故生怨

其生怨亦以所出爲多也今此事一人行錄多不過十數行其有衆子孫而爲之用力也甚輕則其在顯光懿事寧樂爲而不至生怨矣挾雜之弊此在有司照檢設間或有弊豈以有小弊而廢大事哉舉大事而或有小弊古人亦皆爲之昔伏閣收儒錢時或慮得挾雜名重翁曰士固高潔爲此大義誤受不潔之名何害今人狹窄昧義每如此矣世有能主張此事而成就之因而爲富家翁吾當功其功而不暇罪其罪也人之不應安知其必然此事既繁洽好不可已人見且不甚相遠禮義國俗豈曰無之其或以議論出於人而不肯爲耶昔建 皇廟議出於李公重明

疏而尤翁取而成就之世豈無以尤翁之心爲心者耶至於不好我者之構捏不知我者之非笑愚都不顧忌其不顧忌亦有故蓋昔孔子爲行道環轍厄陳畏匡公山佛肸亦且欲往多受沮溺篠輿之譏孟子拒楊墨而得好辨之目尤菴爲修攘大義而致虛名實禍之誚以聖賢至誠惻怛且不免焉聖賢惻怛愚庸末學豈敢願效顧惟承見三先師大義血誠而目見萬古所無罔極大禍以萬萬痛冤迫不得已之情冀有扶國保華萬分有一之望爲向來妄舉而不顧得失是非也出疆擬請援事根基而不顧得失是非也承 命八疆有望庶幾而不顧得失是非也今慟

扶國扶華之無其力而乃思扶國保華之或有所助亦不顧自己得失傍人是非而爲此事也以若庸物有事則必有得失有得有失間必有人是非不待智者而愚亦已知矣然今天禍之後世皆滔滔陷溺人心至於極不正天理至於極不明而間有稍異者亦畏首尾息聲氣氣像索然慘然於此雖事有得失者爲之激動賢於無事矣人言有是非者爲之騷撓勝於無言矣以吾輩言之則義舉一敗之後因自摧折收聲屏息漠然無用痛冤迫不得已之情使三先師血誠銷鑠不見無復憑恃使世所指目華門義理閉塞不聞無所忌憚又况有因仍昧沒無所振勵一轉

再轉有如漢賢黨錮之後議論漸變遂至陳荀之忘漢則
非細故也正宜此心輸着扶國保華此身持與亂賊夷狄
凡係扶國扶華之事抵死為之凡係討賊攘夷之事抵死
謀之有生事此事有死事此事而已也愚意斷斷如此故
今此通文必欲傳布而冀或有成事事即不成議論在世
已不為無助而一有議論後因有成亦不為無理願高明
察此事理亟與諸賢設力焉

乙未毀服時立言

嗚呼慟矣四千年華夏正脉二千年孔孟大道 本朝五
百年禮樂典刑家家數十世冠裳法度今焉絕矣讀書為

士者如何處之為可耶士之所守守先王之道也非先王
之法服不之服非先王之法言不之言非先王之法行不
之行也今變先王之法服是失其守也失其守則烏足為
士乎是得罪天地得罪聖賢得罪先王得罪父祖生將何
為乎將死於敵御死於轡守先王之道而死士之義也人
無有不死死有榮於生者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答朱汝中

庸 奎 書 乙未正月

時事慟憤何言可相慰耶自今乙未歲首日所謂狹袖衣
制又變為十分真洋服或言 君上與朝臣先服或言並
部內士民服之此事彼中亦聞之否嗚呼慟矣堂堂天下

禮義之邦 君王身上乃服此乎堂堂天下禮義之邦公卿大夫身上乃服此乎堂堂天下禮義之邦士民身上乃服此乎不知所謂公卿大夫士民等以其身舉着此服時舉皆安於心乎或有幾箇擲地痛哭拔劍自刎以頸血濺於後首井上馨及泳孝光範以下開化黨羣逆賊面上者乎不知八路衆士民中有能憤疾大號舉起義旅掃除夷類殲滅逆黨脫其服於君臣士民身上而更服 先王之法服者乎今其部外及外道姑徐徐者以其難於一時煽動一國人心而以為蚕食之計也枝葉亡而根本得存者或有之矣豈有根本傷而枝葉得免者乎設令得免根本已如此則國之為夷狄之國而不復為禮義之邦決矣嗚呼慟矣自伏羲以下華夏正脉自孔子以後尊攘大法移在於東邦箕服小中華之地 列聖王羣先正扶植培壠如傍枝之發達可好者自此摧折剗埋廣大底地面渾為黑陷界矣此何變也此何事耶所謂陽無可盡者豈非虛言乎若謂非虛言則又從何而覓見顧不在讀書人方寸上判得耶然則今日讀書人其責益重而其事益艱矣吾儕亦備數其中將恐將懼惟予與汝者非今之謂歟相望之情不得不倍萬於平日也所可慨者今所謂讀書人通國能為幾何彼名讀書而自挾私意自中致亂者又

果何如彼夷狄禽獸則宇內萬國一齊連和而顧讀書爲
名人之在如掌小地而又不能萬一者片片破碎自如此
此何氣數此其自顧不暇何暇夫外禦哉思之寒心願與
我同門諸士友胥相告戒同心合力期有可爲之地也

答李文伸

根元書 乙未閏五月

時變更上一層痛哭欲溘然實同兄心也嗚呼孰謂見禮
義之邦士民之身著他凶黑夷服作他凶醜夷類乎 我
國以海外偏邦獨講聖學之傳於舉天下言味嚅之際獨
保華夏衣冠之盛於統宇內服左袵之時于今幾百年自
稱禮義之邦於天下萬國天下萬國亦稱之以禮義之邦

不亦至貴而至艱乎蓋我

列聖王羣先正承天地之心

辛苦竭力底定基礎所謂成立之難如升天也是則我
先王先正之德之功永使天下萬世稱辭而不可忘也况
在其臣民子孫受罔極之恩者有可以暫忘乎自 國家
和倭洋之後變無不有而至有今泳孝光範輩引倭舉逆
狼貝遁倭復挾倭兵而來刃脅我 君上之身手制 君
上之命固將篡奪而姑且容與以俟其勢成威立唐突舉
類肆然行令 朝宗制度一齊革罷而終乃毀 先王之
法服毀服則毀形亦其次第事也于斯時也自公卿以下
未聞有一人致 主辱臣死之義者顧乃於逆豎之令一

皆奉承惟恐不及彼自以爲得時連腸比肚與共指揮納
交希顏爭先乞哀甘爲賊黨者已不可說自其餘舉皆前
後顧望左右盤旋如甘如淡似喜似悲莫定態狀及其召
之則往官之則赴聽其指揮而服其使令者滔滔也其最
欲自好自稱國邊者猶於毀服令行之日不敢不從不惟
不敢不從乃曰不得不從問之則曰 君命也噫設令自
君有是命爲臣子者當以死爭寧 血濺地而不敢奉
行使之不得罪於天下萬世是不可已也反以逆孝脅
君矯旨者謂之君命不得不從乎是尙可說也乎蓋其人
則自公卿大夫以下凡有官啣者無一人不然京鄉士族

凡有才識文藝者無一人不然其勢自是人自污其身而
欲其餘之一色泥跡自是人先於其身而致其餘之望風
影從嗚呼以么麼小賊輩爲千萬古所無之大變使堂堂
赫赫五百來年華夏制度三千餘里文明疆域號稱天下
禮義之邦一朝爲新造倭洋夷狄之國而莫之知慟乎我
先王先正之艱難成立者覆墜如燎毛而莫之恤乎爲
其臣民子孫而忍而忘之乎何薄於 先王先正而忘其
恩何厚於極逆凶賊而從其令乎忍而從逆之令而以吾
爲 先王之臣民爲父祖之子孫之身而甘爲禽獸乎嗚
呼天不降秉彜之衷於今日之人乎嗚呼慟矣末如之何

矣念我華門一派乃獨守義開口便說曰人不可以爲獸
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夫是豈偶然哉蓋我華西先
生天爲扶大道明大義於此大亂之會而生之如宋子於
崇禎之末則大憂洋禍之亂道亡國而獨任衛斥之功
平生所言中華裔夷之尊卑人類禽獸之貴賤怵怛惶惶
明明白白蓋爲天地立心而俟聖人於百世又繼之以門
下二先生蓋重翁則苦心血誠高聲放言獨以龍戰九死
南荒而不悔我從叔父又深憂極慮以明天理正人心爲
已任則尊華攘夷閑聖放淫八字爲學之用之大題目上
告傍論不遺餘力至于甲申有變服之令斷然定志舍生
殉道蓋以任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定一代之耳目
立萬世之防閒為修天職而至以明末魏叔子顧寧人
爲名義之罪人以論諸子定其志向蓋窮天地之大經由
是而立矣夫三先生之所爲如彼故爲其門徒者所守乃
如此此所謂源清而流不濁矣所競懼者三先生之所立
如彼其大而今所受而守者不翅重矣所遭之難萬倍於
三先生之時而其所存所養未有能萬一矣其能終始以
正得免點累乎三先生之大功不亦甚難乎是則凡我同
門兄弟誓相結約將恐將懼有守有為而其中如老兄者
又是先進宿德其正大堅確莫不尊仰而信服尤宜儼然

特立糾率倡道使得慕效依恃借之於至正也若然則雖以麟錫之柔懦不立亦當竭力以趨下風矣由是而守死善道卒各藉手歸謁於吾師與羣先聖而亦使天地間垂盡之陽脉賴而扶持以基來復則豈非萬萬無恨耶死生在前耿耿一念不能自己茲以仰布耳謹西向拜覆

手次三先師遺文十二條

華西先生因洋亂上斥和疏曰今日國論兩說交戰謂洋賊可攻者國邊人之說也謂洋賊可和者賊邊人之說也由此則邦內保衣裳之舊由彼則人類陷禽獸之域有秉彝之性者皆足以知之况以 殿下之明聖豈容左腹之

入也但恐 宗社危急之禍迫在朝夕而計利僥倖之臣乘間抵隙則未知 聖明果能如孫討虜斫案之勇否也此臣之所大懼也至如戰守去邪之說則戰守常經也去邪達權也常經人皆可守達權非聖人不能蓋有太王之德則可無太王之德則無歸市之應矣百姓一散不可復合大勢一去不可復來臣願 殿下脫有事變寧守常經而無遽以聖人之事自况也 殿下若於戰守之說堅定聖志雖萬夫沮撓不動一髮則暗聾跛躄且增百倍之氣况簪纓世臣之族草野忠義之人孰不願激厲小民為殿下效死哉昔者隋煬帝以百萬之衆來攻高句麗其

大小強弱之勢不翅若萬斤之壓鳥卵也然而乙支文德能以褊師敗師其衆隋以不振唐太宗之英武天下無敵而自將擊安市城城守不克天師摧敗爲天下笑麗氏之末紅巾賊辜狴狴能罷之師二十餘萬來陷松都 我太祖與鄭世雲一舉而破其十萬斬關先生逐破頭藩而麗室復安今我 朝雖當交恬武嬉之餘凜凜若不保朝夕然地方千里山海險固財粟魚鹽之富又非高句麗丸泥之比也 殿下自今君臣相警戒宴安之鳩毒致勤儉之實德私意不萌於心術之微文具不設於政事之著則羣臣百姓莫不精白其心不應僕志何事之不可濟哉請亟下哀痛之 教自訟致寇之由明示善後之意鼓發四方之情敬信大臣廣開言路任賢能遠庸邪停土木之役止聚斂之政去侈大之習養好生之德充不忍人之心如此然後洋賊可逐國家可保苟為不然上失君子之心下結小民之怨日往月來不知所以反之則雖前知預計之上日效其能無救於土崩瓦解矣

又疏曰洋夷之禍如洪水猛獸 殿下霄旰憂悸使有司誅邪學之黨將士征入海之寇人獸之關存亡之幾決於呼吸誠不可緩也然徒治其末而不拔其本徒止其流而不塞其源則臣又恐根本之萌源泉之湧雖善者無如之

何矣朱子曰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揀其未者雖若功至而實難爲功臣願 殿下斷自睿衷凡服食器用逐日常接一有洋物介於其間則悉行搜出聚之 闕庭而燒之昭示好惡之有在則是克己正心之符驗而殿下之身正矣以是警動於宮闈宗戚則宮闈宗戚莫不從志而 殿下之家正矣以是警動於朝廷則內自朝廷外至遐裔莫不從志而 殿下之國正矣身修國齊而國正則洋物無所用之而交易之事絕矣交易之事絕則彼之奇技淫巧不得售矣奇技淫巧不得售則彼必無所爲而不來矣此與誅捕征伐本末相資不可不加之意也

或問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上下四方都是此地今所謂中國特崑崙之東九泥之地也自天觀之均是地也固無華夷中外尊卑主客之別而聖賢乃立中國外夷之說而著尊攘之義無乃傷於不公乎曰六合內外均是天也而太一之居獨天之樞也四肢百體均是身也而方寸之心獨身之主也四方八面均是地也而風氣之均獨土之中也知此說者知夷夏內外之妙尊攘扶抑之義也又曰天道左旋山河大地右旋一左一右相交然後鍾氣生聖而主教萬方天下之山來自崑崙惟東出一枝右旋與左之天相交而爲中國之地是以聖賢世出自其外則皆不能然

而其西出者又與左旋之天順行同歸故不得鍾氣生聖
此又天地之大勢也如之何其可誣也曰然則吾東亦外
夷也賢德輩出仁義禮樂侔並中夏何也曰此則帝出于
震之理也震東方也仁者善也長也春為四時之首角聲
居五音之中草木百穀實落則生意托在萌芽即所謂仁
也以此推之天地之東為三方之長而托始托終可知也
皇明之末道學名節在朝鮮即此理也豈蒙古女真西
洋之類所得比擬哉

先生曰中國之道亡則夷狄禽獸至北虜夷狄也猶可言
也西洋禽獸也不可道也洋人以樂死為極致以通貨色
為當然此雖夷狄所不容有者也夫聖人設教立法凡奸
色盜貨之罪與殺人傷人同科彼奸色盜貨非本欲殺傷
人物而其禍則必至於此故斷之以重律是即天討王章
炳如日星者也然昔之為是者不諱樂死故易得以誅之
今之為是者掩其名而匿其形使人不得以辨之故今世
之誅洋學者不必問所讀何書所修何行但陰主通貨通
色無分無義之說者皆西洋也此非必慕悅其學而效法
之也特如虎前之倭鬼而迷不覺悟者也或謂曆筭醫藥
器物之精巧非中國之所及者則又辨之曰此其所長不
過蟲魚之偏智曲技耳如蜜子造甘非易牙所及鮫魚產

珠非魯班所能豈其智不若耶蟲魚自蟲魚人類自人類
工匠自工匠道德自道德不可合而同之也

或誦艾儒略之書以為知道先生曰其說以為理本無為
不足以主宰天地萬物故別討一之一根之根為造成天
地之主此尤荒恠不足言且以樂簡喜利之心割斷倫理
掉廢禮節其源不過如斯而已然亦從中國異論而輾轉
至此耳洋夷之必欲傳播其術將以誑惑愚氓廣結內應
以恣行其所欲耳今天下中毒已久如衣服飲食聲樂器
玩皆泯然相雜而不之悟觀今我東之事天下可知不幾
年將見魚肉之慘矣或曰彼西之極也其如東之極何曰

噫我與彼通工易事幾年於此矣通工易事則萬里而隣
比也且為此言者不識天道甚也天道南北為經東西為
緯南不為北北不為南萬古不易東轉而西西轉而東瞬
息不駐是故南北風俗漸染或遲西東氣習感應最敏觀
於果蔬花草之屬羽毛齒革之類亦可驗矣曰此直海浪
小寇無能為也曰料敵貴恟不貴驕且其亡其亾治世之
大訓也山東盜不足憂亡國之邪說也

重菴先生示書社諸生文曰箕子君臨我國以洪範為治
計其彛倫之叙無愧於當時之中國惜乎文獻無徵也自
衛滿以後復貿貿焉東夷舊矣高麗與稍知用夏至以

風俗之好見稱於朱門崔文憲鄭光儒安又成禹易東諸
公又各以所長教導設施則儒術興行其漸久矣至圃隱
先生作於麗季始倡程朱之學則聖賢之道知所嚮方矣
我朝受命用夏變夷純一不貳是生寒暄先生其學以
小學為本一傳得靜菴先生則大學之明德新民其規模
梗槩舉矣繼得退溪先生專力朱子之書則就其中益加
存細矣栗谷先生挺上知之姿闊步長趨集而大成則程
朱之全體大用得其傳矣沙溪先生親炙其門不墜緒餘
又致力禮學以述其事傳之尤齋先生則又以莫確豪傑
之才致戰兢臨履之功終得栗谷之傳而為程朱之世嫡
是故當天地翻覆邪說橫流之時承三聖之一治與孟朱
同功自是湖洛之間諸先生磊落相望講明傳守至我華
西先生出則理之精微之蘊誰昔之所未發而未析者昭
晰呈露如星日之麗天且自洋人潛入誑誘民間獨能炳
幾察影而力辨之海舶嘗試和議沸騰則又扶老力疾纓
冠往救之其功不在昔賢之下矣是以雖善治不興而神
州陸沉之後猶能維持鞏固二百餘年禮義之俗如一葉
之青而無一朝土崩之患也嗚呼苟有人心安忍一手打
破而為夷乎奉上帝之衰父母之體者又忍恬然於此而
胥及於此乎此老物所以發狂呼號於朋友後進之間其

意良可悲也昔文王演易於姜里孔子絃誦於陳蔡尚矣
伊川陪州時著易傳太翁之程書分類朱書劄疑問義通
考諸大業皆在流殛之中如夏黃之獄中尚書陸秀夫之
舟中大學其意寧可以不知耶為其天地之間陽氣生脉
之所繫也吾輩雖當將恐將懼之勢來日之事有不可知
而今日所見不至如古人之甚及此時刊落外慕益相與
孜孜保養此心如嬰孩分析此理入毫縷克己如猛將之
勦賊從善如飢客之甘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
不驚至於無此身而後已焉則縱使備逢百罹危苦萬端
猶可藉手而見前賢於地下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顧諸君相與勉旃以加老牛之鞭
雜著曰李重九道一士友之言以為海賊和之則義理雖
失而宗社可保拒之則義理雖得宗社不可保人臣
之義奚可以不恤宗社也此悖理之甚不足開口辨說
然文學儒者負時重名而為此非說諸世取寵而鼓動衆
聽則亦非細害也夫義理者原於天命具於人心而達於
事物者也所謂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人生之柱石也堯
舜三王之為法於天下孔孟程朱之為教於萬世者此也
蓋堯舜三王盡此道者也故天下大治而中國安寧四夷
畏服漢祖唐宗得其畧則少康晉之懷愍宋之徽欽失其

道則破亡因此而遍求之則前古之興亡盛衰皆不可誣也焉有失其義理而保其宗社者乎藉使失其義理寄命於禽獸鬼魅而得以不絕祖宗之祀如所謂貞疾恒不死之象占有大不然者昔宋夫子遭逢孝廟將內修外攘以伸大義於天下而魯尹排之曰此適所以貽禍國家也宋子解之曰忘其大義忍耻事賊設使享國文長極不過千年而一國君臣當爲萬世綱常之罪人矣奚可以此而易之此見宋夫子眼孔極大明白痛切真是濯江漢而曝秋陽也今之君子號稱宗師九翁者所見之相反如此其亦昏惑之甚矣且義理者孔子以來萬世相傳之大經也其重如何今日從孔子之道則宗祀不保聽寇賊之號令然後宗祀可保則夷狄禽獸爲活我之父母而孔孟程朱爲殺我之仇敵誠如是也耶蕪之教斷可從天主之祠斷可設而孔子之廟並同諸先正祠院卽日毀撤嚴設道學之禁復申挾書之律無所不可古今天下有如是危悖之論乎此所謂溺水之鬼引人同入者不可不倡言以排之也

節義說曰華陽宋夫子因羣壬排詆節義之事進言於肅廟有曰聖人之修道立教不過曰五常也二綱節義者所以扶植此物者也又言時輩道學節義分兩事之非曰

臣未聞舍節義而為道學者也因又歷舉孔子朱子惓惓
於節義者以啓牖 宸衷而警勵當世余少而讀之循例
以為好語而已比其老也功夫少進知節義之與道學準
然後深知其言之不吾欺也何謂節義與道學準古之學
者為己故其所謂戒謹恐懼者動靜相須幽顯無間夷險
一致細大精粗無不然必也艱難辛苦銖累寸積而至今
且以小學書所載言之其治心修身自立教篇所載幼子
常視毋誑正立不傾聽以下至敬身全篇之所列者一事
有憚勞之念而有所踈忽則即此一事之踈忽便是失節而
害於義也其事親自鷄初鳴咸盥漱以下至諸章許多所

列一事有厭苦之萌而有所敗闕則即此一事之敗闕便
是失節而害於義也其事君自宿齋戒居外寢以下至諸
章許多所列一事有懷居之私而有所解弛則即此一事
之解弛便是失節而害於義也推此以求無不皆然故中
庸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之目而繼之以五弗
措之說焉使之艱難辛苦銖累寸積而不敢有適己自便
之萌此之謂節義與道學準而能扶植乎三綱五常之全
也非必臨患遭變子死於父臣死於君然後為得節義也
非必畏死偷生子忘其父臣忘其君然後為失節義也知
此然後知宋夫子之言果不我欺而欲全其節義者於戒

謹恐懼不可有瞬息之間斷絲毫之滲漏也若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而為孔朱之所惓惓者則又因人品之高下事變之大小而君子之論不能無軒輊於其間然其所以能扶植此物則其歸一也比干之剖心伯夷之饑死宋子之北謫南遷幽囚於海島而至受後命於楚山則本皆大賢之德業其節義蓋庶幾有以扶植此物之全未終之成仁取義特因所值之不幸而節義之一端耳其次平日節義未足以扶植其全下此又無他行之可稱而臨事能以一節成名者則天下古今載籍所傳不可以勝數而聖賢亦皆愛惜而表章之如魯汪錡童子也孔子命勿殤焉東

漢黨人明是過涉滅頂者也朱子贊之至曰使其當之必陷於范滂陽球之禍矣至如唐衛士五臺僧李士龍姜孝元之流微乎微矣而朱子宋子稱述如不及宋之陳少陽我國之宋石谷輩人皆以布衣守闕言事而死則誠有出位犯分之疑矣然事有大關係則館職學官而下有出言之義有所因有次第則白身韋布之徒有出言之義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則為師致死之地有出言之義此皆朱子所以權其輕重度其長短而備見於大全語類小學之編論語之註與孔子所謂思不出位孟子所謂位卑言高為罪與夫身不出則言不出未嫁處子不干夫家事之云彼

此一時并行而不相悖者也若執一而驟之則爲子莫矣故朱宋之於少陽石谷有褒語而無貶辭必如召忽荀息子路荆卿田橫余闕之流然後方謂之傷勇誠以始之所執不合於正理故終之捐軀適所以遂非而區區之苦節不得謂之義也據此以權度之則今之黨人當西洋滔天之會以布衣抱䟽伏闕推明陰陽之所以消長世道之所以汗隆國家之所以存亡使夫人者知聖賢之教不可舍生人之道不可棄夷狄之誘不可從禽獸之穢不可學以牖震震以幹朝意以救民國必至之禍以當天下不食之果以爲七日來復之本以著祖宗先正培養士氣之實於天下萬世犯桁楊蹈鈇鉞而不悔者當在所褒乎當在所貶乎當列之於少陽之倫乎當列之於召忽之倫乎此不待兩言而決矣况少陽之成仁取義在天下陷於夷狄之日辛巳人之成仁取義在天下淪爲禽獸之日其事變之大小甚否又有不同則同扶此物之中後人之爲功有反復勝者矣彼與寇賊爲兄弟惟令是從而忘反者固不足言其或山野之間以儒自名者工訶節義閉戶前卻以遂懷居之私而自處以中行者有之藉曰其設心不至於大可畏而以退之所謂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朱子所謂已不攻討而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

徒亂賊之黨可知者準之則不得爲無罪矣噫仲尼朱宋之愛惜節義如此其至惟近世困齋之鄭西峯之尹或著說以排節義被 穆廟所震怒至於榜示學宮或擠權金兩公之江都殉節謂無必死之義被宋子所痛排至於上疏陳辨識者爲之寒心今托名爲儒口談道學而仲尼朱宋之傳授心法付之忘域惟二氏之餘論是襲吾懼詖淫邪遁之爲害益有甚於洪水猛獸非招寇納國閭巷夫婦皆議其罪者之比也是以作節義說以諭同志之士嗚呼白首血衷尙亦有以深諒也哉

在智島祭家奉三先生影幀文曰維

崇禎紀元五壬午

九月後學金平默再拘羅州之島日徃月來仰觀天象俯察人事度生還無期死候將至謹緘辭陳懷以俟嘉陵之便明年癸未厥旣得僂出以付孫息春善使以某月日干支齊沐炷香敬昭告于先師徽國朱文公先生左議政文正公尤菴宋先生參判華西李先生真幀之前曰竊惟孔聖天地也尚矣自孔聖以來博約兩至巧力俱全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至誠之妙不異於孔聖而事功之大與之相終始者文公先生其人也 明室傾覆女真僭竊華夏全幅上下無道而道流於海外東藩殷師變夷之邦則其承靜退栗沙之緒以達於文公先生而

得體用之全以當剝之上九碩果得輿之象者宋先生其人也宋先生莫楹之後如水益下馴致洋氛塞宇則應時而生道備內外學造精微十月窮陰獨立不懼為野戰之龍者又非我李先生而誰歟小子狂簡自少至于暮齒心誠悅服江漢羹墻仰鑽瞻忽一此靡他而風霜所迫用力不專厚蔽難開歲月侵尋崦嵫猝近而區區之所存不足以有無於世以言乎所值則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而釋老之害過於楊墨者又不足以相喻也蓋蠻夷猾夏大舜所憂戎狄是膺周公大烈尊夏攘夷春秋宗旨下喬木而入於幽谷所以深惡而痛絕也恭惟我三先生生當衰季明

目張膽實在於此而李先生所值則又禽獸之禍而謂之夷狄者為緩語也蹄跡之交天下莫敢誰何則人理掃盡又非前時之比而天地之心不可復見矣李先生德無其隣上無其應救之不得飲恨以棄後學今墓木未拱有此燔寫之焰而焦頭爛額之徒反被佞鬼之怒誅殛之慘項背相望小子之所以再入此島為是故也其在小子不害為老去光華而其已然之變故至有不忍言不敢言者則方來之事可知矣嗚呼六合之內以禽獸為大一統而堯舜三王視之蔑如則三先生之傳授心法已矣以若拙劣空奮隻手誤入無人之地厚招魑魅之侮雖復頓足號呼

將如之何哉况今千里餽糧力所不繼加之頭髮種種二
豎設計俯仰歔歔死不瞑目九原之下無以報答伏惟三
先生尊靈尙克鑑佑使得百尺竿頭進取一步既又控于
帝庭少回陽九之運則小子縱不免雪裏凍死來者庶得
飽大椀不托是則陰功之大又與三聖之業同歸于一治
也伏乞尊靈少垂念焉

省齋先生甲申重修講規後告同講諸子文曰天不相吾
道四海腥羶之餘西洋滌邪晦冥宇內士友以衛斥遘禍
者相繼於前餘徒之因義共廢者又顛沛至此此誠吾屬
危急存亡之秋也講學之事宜可以少懲矣衣冠之會亦

可以且休矣然竊念之今日之禍豈講學之罪哉講學不
能誠實有以致之也講學苟誠實則吾道明夷狄禽獸無
由以至豈有今日之禍哉是則講學之會不惟不可廢政
宜百倍加力也今因修舉講規略有一語以申戒諸君子
夫所謂講學者果何事也人生有倫舉其名之大者則有
三在國君爲臣綱在家父爲子綱在室夫爲妻綱三綱舉
則萬倫備矣人性有常舉其目之大者則有五仁所以愛
物也義所以斷物也禮所以叙物也智所以辨物也信所
以守物也五常立則百德具矣以三綱大倫經緯叙列斯
人之類而貫之以五常之道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於是乎

立而可以與天地參矣故曰三綱五常者維持宇宙之棟
樑奠安生民之柱石也人之為學所以求盡乎此而已此
學之本也庠犧氏繼大立極首陳易象以示萬民三代之
隆設為庠序學校立詩書禮樂四教以造士至吾夫子刪
詩書正禮樂贊周易又作春秋以繼之而六經之名立焉
蓋皆所以著明此事也其後諸子又述其言而續其志撰
次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所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者是也欲
學三綱五常之道者非四子六經無由而入而四子六經
一字有不明將見天地有缺闕而流禍及於生民不亦重
乎此學之具也至論為學之道則前聖所著言無不具而

至朱子之門始舉其要而約言之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蓋居敬立本者統體無對之工
也知行二端所以交修並進以達其用也如講明四子六
經卽是致知之事樹立三綱五常卽是力行之事敬則所
以總貫此二事者也此三言者必綱目相乘輪翼相將然
後乃可以入道一或有偏則不陷於俗儒膚淺駁雜之白
必入於異學荒唐隱僻之科矣可不懼哉此學之法也夫
三綱五常之道四子六經之教與其所以學之之法華夏
聖賢相與世守之將與天壤俱弊顧其間不能不有時而
有屈伸廢興蓋以四方夷狄之俗有以亂之也異端淫邪

之說有以壞之也是以儒門事業莫大乎尊中華攘夷狄
閑先聖放淫邪斯二義也實本於大易內陽外陰之道而
著於春秋孟子之篇朱宋二夫子蓋嘗各因所值之變張
大其說而發揮之至於近日洋醜之聘恠宇內則我先師
李先生又捨性命而衛斥之以承羣聖賢之後今其門下
諸賢忘身效節重罹斬伐而不之悔者正爲不敢負遺志
也始學之士雖其人有高下地有微著固不可盡責之以
大權而於一心嚮背之辨言行扶抑之際則宜隨分立脚
明目張膽各自爲力而不讓於師也此學之用之大者也
大凡爲士而從事於講學者能究竟此數語明其具以求

其本正其法以致其用焉則其於路逕門戶庶幾無大錯
而亦可以爲聖人之徒也嗚呼古人有獄中授尚書者矣
舟中講大學者矣今吾黨之士散落如晨星者艱難聚對
於萬山草樹之中區區以此說相告語其形何以異哉雖
然慟斯文之墜地諒不可以自荒畏上帝之明命諒不可
以自逸吾屬只有以此事死而已無他說也嗚呼二三子
罔曰人寡一心胥勗則可以動鬼神罔曰力微勵精發憤
則可以透金石兢兢乎有憂勤惕厲之意坦坦然無顧慮
疑懼之態其守乎內者足以應碩果不食之象捍乎外者
足以當猛虎在山之勢也先儒荀况有言曰昊天不復憂

無疆也千秋必返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今日區區所望於諸君子者蓋亦如此云爾

因甲申變服示書社諸子文曰 上之二十一年甲申夏六月朝廷有大命令變更衣服用狹神之制節目至春川山中處士柳重教號天大慟曰此毀先王之法服以從夷也春秋之法一事有夷道則夷之今日之用夷道不止一爭而平之毀其服以從之嗚呼不忍言也在夷狄禽獸則今而後得宇內大同在吾道則自伏羲以來相傳華夏一脉於此乎絕矣嗚呼慟矣吾其奈何鄉人來吊朋徒相慰于門有客以寬辭譬之曰衣服外也志行內也服夷服而行吾義未有不可子何哀慟之乃爾處士曰惡此何言也居吾明告子夫衣服者古昔聖王所以爲文章表貴賤也蓋不惟表貴賤亦以辨吉凶別男女定夷夏也服改則名移名移則義不得而獨立故曰服堯之服則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則是桀而已矣九章冕服所爭只在繪畫之異而以王公之所宜服者服之臣身則是爲犯上無君之人五服裘裳所爭不過縫緝之殊而以所以服君父者服之他人則是爲貳統無本之人服之所係其嚴何如也古之爲夷者其服必左袵故以袵之左右表夷夏今之爲夷者其服無常而狹袖爲最著故以袖之闊狹表夷夏此其大

分彰明有非廣引博證傳會文飾之所可亂也以夷狄之所服加之先王之民之身而謂未嘗變華爲夷可乎一變爲夷號名大定雖欲挽河洗之得乎自此委巷唾罵之口其可防乎史家聲討之筆其可逃乎中華古族之日夕東嚮而馳義者有不失聲慟哭掖腕奮臂者乎祖宗在天之靈豈不赫然震怒乎天地豈不喪其氣而日月豈不失其光乎上而得罪於天地神明如此下而失望於天下後世如此而謂可以行吾義吾誰欺欺天乎客曰子之言處士之私議也以君命之重壓之孰敢不從也處士曰不然君令而臣從道其常耳義之所不可君命有所不受亦處變之一大權也天生蒸民莫不有其職爲大君者奉天命布天職於庶官庶官一受其命則知天職之爲重而不復苟徇其君之私情故執法之官執天子之父而天子不得而禁之持戟之士聞將軍之令而不聞天子之詔秉史筆之臣伸百世之公議而不掩君父之惡夫所謂士者雖未嘗有所受於公朝而其所履亦天位也其所參卽天職也蓋任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一代風氣之所由定萬世議論之所由行也其職不亦重乎國君有謬政關係名義之大防而大臣不能止諫官不能正則士得以從違見情於下以定一世之眼目苟其志之不得遂焉則又以身殉

之以伸大義於天下後世雖以萬乘之尊其身可戮其志不可奪也何哉天職爲重而君命爲輕也且以尊君言之則前王後王皆吾君也畔柔前王世守之大典苟徇後王一時之亂命是可曰尊君乎士者國人之望也爲士者從焉則國人未必盡從而猶夫從也爲士者違焉則國人未必盡違而猶夫違也國君有謬政始雖自疑而見國人之從則恃之而肆其志始雖自安而見國人之違則悔之而或不果焉故士之不苟徇君命者非輕君也乃所以開向善之路也其畏威而苟徇者非尊君也乃所以成君之惡而使之得罪於萬世也客曰毀服與毀形輕重有分焉今

旣毀服則毀形是次第事也不待毀形而遽已處義於毀服無乃傷勇乎處士曰士之所爭者名義之大防也毀形在先則大防壞於毀服之日而毀服在其中毀服在先則大防壞於毀服之日而毀形有不暇論其輕重何常焉今區區以輕重爲辨黽勉放過於劈頭正名之初而且待將來更加一層之日則是乃世俗較量尺尋之見豈所謂正其誼者哉客曰昔魏叔子顧寧人降志辱體於崇禎之末而能終身不忘君臣之節至今天下誦其義是或一道也處士曰噫吾於皇朝遺民必以二子爲巨擘焉雖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只知君臣之義之不可廢而不知華

夷之防之尤不可犯豈足爲百世法也故許衡之學世皆稱朱子後一人而吾徒則以爲小廉曲謹二子之行世皆擬之以魯連子房而吾徒則以爲一節之小士有王者作行春秋責備之法則彼皆名義之罪人而不容於鈇鉞之誅也客憮然而退遂筆其說遺書社諸子以定其志

除司憲府持平後陳情疏曰臣聞天高地下人位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而能主天地長萬物者只有一箇道而已夫所謂道者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本之上天所賦之性而著於聖人所修之教行之中國而有成效垂之萬世而無後弊其有時而有屈伸廢興者特以四方夷狄之俗滄

亂其政教而與中國相消長異端淫邪之說壞敗其心法而與正學相勝負也是以孔子作春秋其義莫大乎尊中華攘夷狄孟子作七篇之書其義莫大乎閒先聖放淫邪是皆本之大易扶陽抑陰之道而與大禹之抑洪水武王之驅猛獸同其功用矣自二聖以後夷狄之禍日以益甚淫邪之害不一其端而若宋之朱子及我國先正臣宋文正公時烈各因其所值之變推明春秋孟子之義以做一治之功矣至於近日洋夷之聘恠宇內則又夷狄之降而爲禽獸者也淫邪之極而爲鬼魅者也使聖賢而在者其所以肆力攻討者決不但已而抑恐有百倍於前者矣蓋

洋夷諸國在昧谷以西累萬里之地得天地極偏之氣而其小慧私智有異於諸夷者故其所行之反常悖正尤有甚焉者在天地則侮辱天地汨陳五行雜糅人鬼三罪具焉在人道則滅絕彞倫瀆亂貨色衆惡備焉其所謂學而習之者直巫覡輩呪符水之類而雜取佛家糟粕以緣飾之以是而行之中國宜其不見容於上下矣惟其以兵技而害人者有蠶蠱之毒故世之為君而不能自強以守其疆土者皆俛首而受其制矣其以嗜欲而誘人者有狐蠱之淫故世之為民而不被教養以保其性情者皆流涎而入其中矣其以才藝之敏術數之精眩耀人耳目者又有如蜃樓之幻境故世之為儒而好新尚奇厭棄正學者方且揚眉歆羨擊案叫奇而不知倦尚何望其有攘斥之功哉蓋其始來也猶投間而入抵隙而行其為害也如毒箭之入人肥膚腐爛潰決尚有漸次及其沉淫之既久則舉天下洪流傾洞懷山襄陵而莫之禦嗚呼其不忍言也惟我東方自本朝受命教化大明典章文物悉遵華夏學問門路一從洛閩蓋於殷師舊服亦庶幾焉而其在神州陸沉之日政所謂周禮在魯也皇天眷命之意諒不偶然而正德討罪之責有不可得而辭者矣肆我 正廟 純 廟之際實當邪教潛入之始大行顯討一時現發於譏訕

者不問彼人之潛入與我人之染汚皆與大逆不道同案
剽殄滅之無遺育十行絲綸大誥八域俾不踵迷此其功
可謂不下禹武而永有辭於萬世矣逮我 憲廟敬承遺
典鋤治萌孽不遺餘力 殿下嗣服之初彼徒艦兵再入
盖出嘗試之計而亦嘗動一國之衆以拒之持之以久而
不少撓以至義聲振天下中國人徃徃有對我使而稱謝
者矣於是彼徒自知其計之不得售也則乃私於日本人
爲之前牙來請修好夫日本者我接壤之國也壬辰之事
雖有不共戴天之義而其後平族既盡滅又執送二罪人
以請顯戮故朝廷既略與寬化負而羈縻之則今其來請修

好容或無恠惟其人之崇信洋教為海外百國之最並與
其服色而化之故燕人亦言其非舊日之日本乃新造之
洋國也我國縱不能興師問罪以明大義其忍與之交通
修好以辱體因以啓西洋接踵之路耶朝廷不此之慮而
苟徇其情焉則自是大防一潰獸蹄鳥跡縱橫國中而魚
藏之七鯨遮之蓋固已混雜於其間凡珍玩奇貨之足以
壞人眼目易人肺肝者與夫百種異書之所以翻倒天地
變換晝夜者又彌滿偏布於士大夫之間昔之正言排斥
者今乃轉身而依違朝而掩迹顧忌者夕焉露面而張皇
如是積六七年之久至今歲春彼類始顯然表出泰西之

名盡繫其徒黨諸國作氣勢入我境朝廷乃牛酒相迎廣
修和好大定約信彼乃沛然自以爲得意以宇內大同書
之於策蓋二儀剖判後一大變故也凡服儒冠儒誦法先
王之禮義而不失天地之正性者孰不心寒氣塞沫血飲
泣直欲伏劍而死也議者之言曰內必延西師傳技術然
後可以富國強兵外必聯西國結黨與然後可以防禦俄
夷如是則宗國可以保全一日不如是則大禍將見朝夕
且作凡前日之嚴立關防者皆時移事變不足以固守惟
所謂耶蘇之學則戒不爲之耳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先王
之政富國有道務本抑末量入爲出而已強兵有道培養

忠孝獎勵節義使之親其上而死其長則器械之不利技
藝之不精非所憂也豈有傳業於桑本逐末窮奢極淫之
徒以爲富受教於背義徇私無父無君之類以爲強者耶
且旣使吾民尊其人爲師親其人共業而區區設戒欲其
心術伎倆之無相學則是何異於蓄娼閨門之內而戒勿
誨淫於家人養僧學舍之中而戒勿染禪於學徒耶設令
其中有一二不受污者此自是其人好惡之天有不易者
而吾之所以導而納之必陷之地則固已甚矣此其爲民
父母者之所忍爲乎至於防禦外夷之道亦有其說夫中
華之所以爲中華而異於夷狄者以其有三綱之重五常

昭義新編卷四
之大禮樂文章之盛道學淵源之正也謀國者正宜扶植此物修明此物以爲保全宗國之命脉餘力又講陰雨之備如上所言務本節用教民親上之說以待四方不虞之變則彼夷狄者雖曰強悍亦有人性豈敢與無名之師而行犯順之舉乎設令有豺虎之冥頑不諒而至者吾之所以應之者以主待客以守待戰以正制邪以直制曲百靈所扶持萬姓所奮發豈有遽受其挫折哉不幸勢有所不敵君臣上下亦宜精白一心守正不撓卒之以國殉道則目前事形雖若有所屈而其所伸於後者將與日月同其光顯天地同其長久矣亦未爲大不幸也豈有不務內修

之本不思外攘之策豫慮將來未形之夷而先結當面肆
酋之夷以求爲之黨耶天下之事正名爲先名之曰洋夷
之黨雖其封疆有未改衣冠有未更而不得復爲舊日之
小中華矣况大本一差異日取君賣國之徒廉耻都喪之
極雖毀冠裂裳之請亦何所憚而不爲耶春秋之法亂臣
賊子先治其黨與有王者作顯討洋夷之罪則我國當在
所治乎在所與乎當在所先乎在所後乎嗚呼自唐虞以
下四千年年相傳中華一脉寄寓在吾東一邦自孔孟以下二千
年相傳道學正統亦寄寓在吾東一邦奈之何一朝欲舉
其國爲禽獸鬼魅之黨與驅其民爲禽獸鬼魅之教徒上

負皇天祖宗顧托之重下貽萬世綱常無疆之禍也 國
家自六月以來變亂百出吾東人之以彝倫禮義而藉手
於外夷者并與名目之僅存者而掃地盡焉苟求其故實
由講和以後大義壞廢人心離叛有以致之而語其爻象
則先王赤子之盡化爲禽獸者蓋已著形於此究其末流
則為禽獸之餘又將爲魚肉矣豈不亦慘矣哉言至於此
哀痛迫切不忍言又不忍不言也此愚臣之所以平日持
論自有一副成說與時立異至死不變妄竊自附於聖人
之徒以爲雖儀秦縱橫之辯李鄴張皇之論有不能亂也
至以臣處義之事言之則先儒有言士之處世以守道爲
職道行而身廢固無傷道屈而身榮罪之大者也今日士
類上焉則平日講學不能早息邪說於幾微次焉則前後
進言不足以感回 宸衷之萬一其下焉者只有引義自
靖以身殉道以存天下之大防而今日士大夫間往往有
能言此義絕意仕宦歛迹場屋者磊落相望於巖穴之間
此足以見天理民彝之有未泯者若並此而銷鑠焉則窮
泉陽道無復可望矣臣雖無狀亦在士流之末固不敢懷
異苟同貪恩冒進以壞此防此非敢負 殿下也實感
祖宗培養之厚澤而欲報之於 殿下也然臣於其中所
處又有甚異於人者臣與前監役臣金平默共師故叅判

臣李恒老而平默之於臣同門而先進故臣亦嘗執策而事之矣恒老平生講道以斥洋為第一大義上告下諭無非此說而其臨終惓惓亦在於此臣與平默謹守旨意不敢失墜凡在十論關係邪正消長處輒不拘形迹而扶抑之有滅死無限之志昨年諸道儒疏之興也聯名投書激厲士氣臣二人實有罪焉其時臺臣言近日浮言之胥動實由此輩之推波所謂此輩即兼指臣二人而推波之目胥動之云是皆所謂攷實而非誣也故平默之受刑遠竄也臣嘗請獄自首以求同勘而不得遂焉則於是乎有引罪共廢之說矣今平默已蒙放而赦典殊無名是其身雖

生還而其心則未嘗見白於世矣臣等相對惶縮不敢遽自以為安至若關東䟽首受極刑者即於臣二人皆自處以門徒者也其所進斥邪之章主意命脉悉本於臣等平日講論之緒餘而原其始終設心皆愛君憂道之至公血誠而斷無他勝天地鬼神之所鑑臨也豈意以此而反得犯上不道之目也天平寬哉尚忍言哉然使斯人致死者實由臣二人為之根本而平默則猶經一勘臣則偃仰衽席頭領得全臣仰慚俯忤寢驚夢愕有時中夜慟哭而不能自抑以此情事而荐加榮名於其身夫二人同心榮辱殊科猶云不倫况一人之身內抱冰霜外霑雨露天地造

化曲成萬物之功豈容若是之舛差耶此臣之所以披瀝
腔血仰首哀鳴者也伏願 殿下深賜照燭特命有司永
刊仕籍仍將臣前後所犯立異國論激成儒䟽違傲朝命
諸件罪目付之司敗勘以當律以正邦憲以安私分焉抑
臣之所懷既畢陳無餘矣仍竊有所感今日者天地陰陽
消長之大機會也在易則坤復之交也坤之為卦驟而觀
之宜若無陽然陽無可盡往必有復理之常也方其陽之
始生也其端甚微若不足以敵五陰然生而又生則衆陰
之在前者終亦消落如無有矣今日國家之勢可謂窮到
極處雖使伊傅之德管葛之才當之亦難下手矣然臣之

斷斷愚衷日夕跂望而不能遽已者猶在我 殿下一心
上開闔之機也不惟小臣之私情為然皇天祖宗危迫之
情亦當如此矣乙夜清明之際苟得一團真陽應期而昭
回焉則乘天地自然之運得鬼神良能之助日月之更兩
露之解霜雪之威河海之澤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天下
雖大何難焉外敵雖強何畏焉此理明如日星惟 殿下
念之哉

麟錫猥蒙三先師教誨得知有華夷人獸忠逆之大分
又感服其平生正見苦心不敢自外當亂賊夷狄夷國
獸人滅道滅倫之大禍迫不得已始焉起義終乃客遼

惟不善承三先師之一揆大義狼狽既往疚跲于後是
悚是慮無以為心也遂手次三先師遺文幾條以與伴
客諸同志為恒誦儆戒之資全集罔非此大義罔不切
已而不可盡資恒誦姑取錄如此蓋將儆戒于此鞠躬
盡瘁於此大義生而立身於三先師法則之中死有藉
手於三先師陟降之前苟有不然得罪三先師極矣亦
得罪千古聖賢得罪天地也勗哉小子勗哉同伴 永
曆五己亥孟冬四日門人柳麟錫謹書

